漢書

百卅四　百卅五　百卅六
百卅七　百卅八　百卅九

漢書門　類
九〇七三　號
一〇三　函
一二　架
四一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〇七三　號
一四　函
五　架

地理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073
冊數　40（37）
函號　292　86

三十九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MSCCPFCC1214
MSCCPPPE1214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閩書卷之一百三十四

裔派志

福州府 閩縣

五代

林鼎

林鼎父無隱以詩名寓居明州慈谿之大隱村鼎從焉鼎善屬文能書仕吳越爲丞相有集數十卷

宋

連舜賓

連舜賓字輔之祖光裕見縉紳至舜賓居楚德安少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習毛詩悉散家貲周卹鄉閭教二子庶庠曰此吾貲也嘗有盜牛者官捕之急其人以牛歸舜賓厚遣遣之徃雲夢省其弟得疾卒邑人爭迎哭爲之罷市歐陽修表其墓子庶庠並舉進士庶仕職方員外郎庠都官郎中

皇朝

林興祖

林興祖洪武初從父官遊遂家潮之海陽事母以孝聞以才行舉官終廣西叅議

福州府 侯官縣

宋

王回 弟向 冏 陳塏

王回字深甫父平仕御史見縉紳平死塟潁州郾家焉回敦友孝行質直平恕造次稽古舉嘉祐二年進士爲衛眞簿有不合稱病自免久之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卒王安石誌其墓曰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葢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以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治行然眞知其人不

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甫也今深甫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曾鞏序其文曰回當六藝殘缺道術衰微之後奮然獨起因先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作爲文辭反覆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註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弟向冏向字子直與回同舉進士仕縣主簿爲文故有英氣而能力自蟠屈以就法度自其少時則已著數萬言馳騁上下偉麗可

喜晩自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極聖人之旨要大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未知其孰後先也冏字容季孝弟純篤自少能爲文章長於叙事所爲文出輙驚人其爲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孑孑取名目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内言行出處擇義而動其磨礱灌養而不止者方未量其所至而皆不幸蚤卒向冏與兄回之文皆宗歐陽修正氣大家欲與曾蘇上下曾鞏序向之文誌冏之墓深推服之而悲其蚤世

陳璒字子輿襄曾孫也占籍嘉興端平二年登第累官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以户部右侍郎趙必愿舉最詔特轉一官遷大府卿官終端明殿學士謚清毅屢歷節麾軍士愛戴而猶樂薦士其爲司農時嘗上疏請進恬退斥容悅以勵士大夫廉耻養難進易退之風

皇朝

許穀

許穀字仲貽籍上元縣嘉靖十四年會試第一仕太常少卿穀仕不耦時林居讀書賦詩有唐人之致

福州府 連江縣

宋

李彌遜 弟彌大 彌正 孫文饒 曾孫韶

李彌遜字似之其先世唐宗室八世祖末嘉澄始遷連江曾祖餘慶知常州卒於官因居蘇州彌遜大觀三年進士靖康中直寶文閣知吉州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言獲譴二十餘年再居是官直前論事如故遷中書舍人條上六事尋試户部侍郎會秦檜再相力乞外不允未幾趙鼎罷檜專國決意主和議胡銓范如圭曾開諸人相繼竄斥彌遜請對言其不

可高宗以爲然詔廷臣大議郎日入奏彌遜力陳不
可者三檜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
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
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謂然獨有一去可報
相公檜默然次日再上䟽言愈切直又言送伴使揣
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
怒彌遜引疾高宗諭大臣留之九年春再上䟽乞歸
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瑞州改知漳州復學宮舊址以
興科第諸生相與崇學祠生祀之十年歸隱連江西
山十二年檜乘金兵既敗收諸路兵復遣和好進使

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
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二十三年卒朝廷恩其
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弟彌大工部尚書彌正吏部
郎中孫文饒司理參軍曾孫韶韶字元善與兄寧同
登嘉定中進士初教授南雄調慶元遷太學博士上
封事諫濟王竑獄且以書曉史彌遠言甚懇又救大
學生蒲式廷學官句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
素淸嚴獨異頎韶改知道州紹定四年行都災韶應
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入爲國
子監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中爲殿中侍御史論

抹魏了翁乞召還處以台輔又劾奏宦者陳洵益女
冠吳知古理宗怒韶還笏殿陛乞歸會祀明堂雷電
免二相韶權工部侍郎正言遷起居舍人復疏洵益
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詔上封事幾數千言理宗
曰李韶真有愛朕憂國之心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
哀理宗蹙頞曰由爲朕留退復累疏乞補外以集英
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朝廷分遣部使者諸路稱
提官楮韶疏極言其敝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纔
召命四年詔趣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再辭不許五年
改禮部侍郎辭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兼侍講

累辭兼國史編修實録簡討辭遷吏部侍郎兼中書
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又及濟王國本宮媼三上
疏乞辭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辭乞畀祠不許既
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慶宮淳祐五年被召再辭詔
本州通判勸勉赴闕遷禮部侍郎三辭遷權禮部尚
書復三辭不許入見又及濟王國本宮媼三事乞還
不許兼侍讀三辭不許又三疏乞歸擢翰林學士兼
知制誥兼侍讀不拜詔不許又三辭不許終奉祠萬
壽兼侍讀韶忠實簡粹所至廉直著聲理宗有意大
用之自以不合當塗屢辭召命其卒也謚曰忠清

福州府 福清縣

宋

林霆　王蘋　林夢英 弟文仲

林霆父旦見縉紳旦父槩早卒官霆從母居吳門遂為吳人少穎悟絕人伯父希獲古鏡間有龍朔二字霆從傍曰非唐太帝時物乎希異而稱其文名當繼祖遂以德祖字之孔常父掌楊州學霆年十七試冠諸生會神宗初罷尊號坐客或論尊號所起霆避席對曰宇文周宣帝生號天元唐高宗自稱天足自是矣稱寖多矣元豐中試太學第一後屢試高等為運黜於禮部旦當任子霆遜其弟賡旦不許霆即取賡名止之會詔必以序乃詒書諫官曰霆當以廢疾自棄矣賡乃得入仕登紹定進士教授常州大觀三年廷試常士選者五十三人徽宗賜詔特轉一官州立進賢坊榮賜亭侈之在職六年用法官薦不詣政事堂遷楊州教授擢河北西路提舉學事除開封府左司録以府尹不之禮請老夜自書牘旦報可家人乃知即日出國門士大夫奔餞不及為人強敏有志操錯綜貫串文敏暢而有抵宿有易說書義禮記老子解神宗聖訓十卷大雲翁集一百卷

王蘋字信伯唐水部粲之後程門高弟也自其父徙居平江資稟粹清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生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乃若習吏紹興間以守臣孫祐薦召對賜進士出身除秘書正字言於高宗曰人心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皆繇此出陛下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而已高宗善之官至左朝奉郎中書舍人朱震保文直學士胡安國徽猷待制尹焞皆嘗舉蘋自代因為秦檜所惡會其族子誼為文詆檜遂坐法文致奪官卒所著有論語講解著作藁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林公選之孫也自福清徙臨川夢英與象山年相若篤信其學遂師之登淳熙二年第調祁陽簿再調衢州法曹所至整飭精明為部使者及郡守所知一日改官五剡俱集改知武陵縣寬民戢姦興學作人通判靖州討平洞蠻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樓藏書徜徉其間累秘書丞權司封奉祠歸年踰八十人稱山房先生弟文仲與文英同第進士歷官成都漕政事和平蜀人愛之

宋

泉州府 晋江縣

王曾　徐定子瑄　璣

王曾字孝先審邽五世孫也父克太平興國間任益都尉因家焉曾眞宗咸平中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累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眞宗嘗以語曾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興議及眞宗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臣下莫敢言曾陳五害以諫累遷叅知政事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仁宗立遷禮部尚書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累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景祐二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久之以左僕射資政大學士判鄆州卒贈侍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每進見言事審而中多所薦拔人莫知者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來京告別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啓視之皆他人書簡後裁取者也皇祐中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大臣賜碑篆自曾始仁宗既祔廟擇將相配享以曾爲第一

徐定字德操釋褐調處州教授娶永嘉鮑氏因家焉通判宜州妖民胡木匠誘聚數千人縛一巡簡貫其

耳以狗人心胥恐漕司俾定攝州事定馳入境令自
首亡罪衆咸從令境遂安擢守湖州卒子瑄璣瑄字
純中爲大理少卿會濟邸獄興不受史彌遠囑讁象
州璣字致中工詩世稱四靈璣其一也終長泰令

皇朝

丘濬　梁儲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丘葵之後弘治中仕至户部尚
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莊濬博學多文所撰著
有世史正綱大學書衍義補其著正綱謂朱子綱目
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未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
不可遽予者乃作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
偏全其補大學衍義謂眞氏衍義之作有資治道而
獨缺治平乃采經傳子史附以巳見首補誠意正心
之要曰審幾微以發明慎獨之旨爲卷百有六十弘
治初上之朝　孝宗喜甚賜金幣其相業具載
於廣志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宋梁文靖之裔也正德中仕至
吏部尚書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嘉靖初乞歸
　世宗手詔褒諭曰張九齡忠藎崔與之風槩鄉
可謂兼之卒謚文康其相業具載於廣志

建寧府 建陽縣

宋

楊澈

楊澈字晏如楊徽之宗人也世家建陽父思進晉天福中北渡海因家青州累佐使幕澈幼聰警七歲通左氏春秋思進爲鎮趙從事會昭慶令鈌使府命澈假其任河決鄰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千徑大濼中使多刈濼中葦爲筏順流而下既至執事者責其後期俄葦筏大來乃更嗟賞時年方十六建隆初舉進士調補河内主簿再遷青州司户叅軍鞫獄無阿異太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江南平改通判虔州今就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既入境僞帥郭再興擁兵自固不肯受代澈單騎趨壘諭以威信再興唯唯乃悉料城中壯勇送京師復章除土豪黎羅二姓之依山謀亂者累祠部郎中子巒淳化進士職方員外郎

宋

建寧府 崇安縣

吳玠 弟璘 璘子挺

吳玠字晉卿少知兵善騎射夲寇出隸涇陽軍遂爲

德順軍人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稍擢隊將從破臘及擊河北群盜累功擢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建炎紹興中以擊敗兀朮太子功金人來請和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内侍奉親札以賜未幾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淳熙中追封涪王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録寘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小近利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於璘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輙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先兄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於是選據形便出鋭卒更迭撓之與爲無窮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弟璘子五人拱扶撰擴揔拱亦握兵柄

璘字唐卿少好騎射從兄玠攻戰積功至閤門宣賛舍人玠與金人戰箭筈關戰和尚原戰仙人關皆璘

出死力其間累除秦鳳路經畧安撫使知秦州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鎭西軍節度使升侍衛步軍都虞候孝宗初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隆興二年宋人主和議與金人罷戰乾道元年詣闕遣中使勞問召對便殿許朝德壽宮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又命皇子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鎭兩宮宴餞甚寵璘入辭德壽宮泣下高宗亦爲悵然解所佩刀賜之三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讀書曉大義代兄爲將守

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病篤時呼幕客爲草遺書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璘推金用疊陣法毎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用以勝金人

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紹興中拜熙河經畧安撫使尨亭之戰金人精兵數萬獨身冒矢石追奪其將授郢州防禦使孝宗朝拜武昌軍承宣使壽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畧安撫使中軍統制時年二十五而其後宋人主議和罷軍矣淳熙中累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特加簡較少保光宗即位御筆獎勞紹熙四年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挺少起動閥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於庭下輙降答之即失律誅治無少貸孝光二宗以挺世將子有才畧皆厚遇之（按宋史載吳玠隴干人而崇安志謂玠璘生五夫里祀在鄉賢必其父祖徙居于隴干）

建寧府浦城縣

元

楊載

楊載字仲弘其先本縣人徙居杭州少孤博極群書年四十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中舉進士歷寧國路推官其文以氣爲主每大衆廣席占紙命辭瞰睨橫放盡意而止而詩尤有法與虞集范梈揭傒斯齊名時號虞楊范揭

汀州府長汀縣

皇朝

曾蘭

曾蘭博學藝文爲時所稱宣德四年中廣東解元授瓊州文昌訓導善訓廸教有成績

寧化縣

皇朝

伍伯遜兄弟

伍伯遜徙居南昌與弟伯暘伯達並力農務信義同居數百口雍睦無間胡祭酒儼數嘉歎之子恒受業吳聘君之門景泰中應賢良聘以親老辭不赴

興化府莆田縣

宋

余靖　方惟深　陳居仁父子　黃士毅

余靖字安道世莆人五代之際避亂于韶州至靖舉天聖二年進士累進賢較理范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疏論之追奪貶監筠州酒稅徙秦州巳仁宗感悟亟復用仲淹因之被斥者皆召還惟靖以便親乞知英州累官經制廣東西賊盜平儂智高亂靖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

遺愛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卒贈刑部尚書諡
襄靖

方惟深字子通父龜年景祐元年進士與蘇緘齊名
仕至屯田郎中有經史解題四十五卷群書新語十
卷卒塟姑蘇惟深因居吳舉進士不第即棄去樂吳
中山水唫咏自娱其吟古栢詩云四邊喬木盡兒孫
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廈也應隨例作埃
塵又舟下建溪詩云湍流恠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
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繇人又如客帆
杈浦月黃昏野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沙楓欲死繫
舟猶有去年痕王荆公甚喜之自是隱然有聲東南
與樂圃朱長文並隱吳中長文晚起爲太學博士獨
惟深高卧不應錢正老云近時士大夫中若使蹈𨫼
鑊臨白刄而不回者除是方子通時流但以詩篇見
稱其末事耳後以薦授興化軍助教就賜勅牒袍笏
於家

陳居仁字安行莆田太府少卿膏之子娶明州汪氏
女因家焉居仁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秦檜與膏有故
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終不自通檜亟建恢
復之策欲引爲用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

力者乃可立事嘗轉對言立國須立定規模帝曰朕
於規模未嘗不立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
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名文聞之曰陳
君此言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其當也累遷禮
部郎中請外知徽州入對孝宗稱其治行天下第一
集英殿修撰知鄂州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歲饑
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𨷖稅有
告羅殺人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遂誅之觀察推
官柳某貧死不克歸二子行乞于道憐予衣食俾師
教之鎮江大旱又移守鎮江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
計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
太平興國宮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制藁詩文行世
子卓端平初簽書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卒
平生不營產業莅事不能具丞相吳潛移書制置使
助之諡清敏
黃士毅字子洪徙居吳旣長徒步還閩求朱文公而
師之文公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事於斯知府王
遂稱爲考亭名士閩郡黃遂又謂之有道君子所著
有類注禮譔次文公書說七卷文集百五十卷又因
語録成言分門序次爲語類百三十八卷

元

劉濩　方仝翁

劉濩字聲之占籍杭州與劉汝師魯並以德行文章稱一時

方仝翁字希玄鄞人軫之裔敦行博學志不仕元方國珍據有明州致書以宗人稱欲強起之仝翁歷叙世次不敢附籍且謂　大明真天子出懇辭勸之奉圖歸順國珍不從遂與絕號遯菴以明志

何子曰唯楚有才晉實用之維閩有才出而用世天下一君四海一國逝所自出不亦大乎

贊曰古人族望必著本始維桑與梓乃恭敬止儀禮南音念舊是美丘也㪅人則我孔子我傳諸公意亦如此

閩書卷之一百三十五

方伎志

福州府 閩縣

唐

黄徹

黄徹閩小吏也常衮爲觀察時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衮惜其老命弟子就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爲傳某嘗於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招得徹衮命就學老僧遂於暗室中致五色絲於架令自取之日但熟看之旬日後依稀認其白者後半歲看五

色卽洞然矣命之曰以若闇中之視五綵廻之白晝
占人可神其術因傳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吉
甫稱徹神占可亞袁許焉

宋

何希彭　賴先知　黃檝沙

何希彭蔡襄知州日作太平聖惠方後序親書於碑
其略曰太平皇帝一平宇內集古今名方與藥石診
視之法勅國醫詮次類分百卷號太平聖惠方詔頒
州郡承之大率嚴管顧謹曝晾而已吏民莫得與利
焉閩俗左醫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過醫門十纔二
三故醫之傳益少余治州之明年議錄舊所賜書以
示於衆郡人何希彭者通方伎之學凡聖惠方有異
域瓌怪難致之物若食金石草木得不死之篇一皆
置之酌其便於民用者得方六千九十六希彭謹愿
自守爲鄉閭所信因取其本謄載於板列牙門之左
右所以尊聖王無窮之澤又曉人以巫祝之謬使之
歸經常之道亦刺史之一職也

賴先知長水城之學漂泊嗜酒客臨川羅豫章所羅
敬愛之言喪妻命十地得一處耳穴前小澗水三道
平流唯第三道不過身而徑入田賴笑曰此三級狀

元城也恨第三不長君子孫他年崇試正可啓於榜眼耳羅子邦俊挾十三歲兒在傍立拊其頂而顧賴曰足矣足矣若得狀元身邊過也得所謂兒者春伯樞簪也年二十有六廷唱為第二人賴竟歿於羅氏水城文字雖存莫有得其訣者

黃撥沙善相冢畫地為圖即知休咎因號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木根傷塋者左目發冢果然出之即愈

皇朝

鄭昭甫　鍾誌　陳旭　張子絃

鄭彥初　周文靖　朱孟淵　林質齋

邵文恩　沈政　馬景約　趙廸

高鳳　任綱

鄭昭甫善山水兼寫真有節操駙馬都尉王恭遣之寫像投筆徑去因大哭恭無如之何

鍾誌字汝持精地理善楷法剛中少容片語不合輒拂袖去或時面折人貌發赤不少怨然動止依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利衣食或不克略不介意自號樂壽山人

陳旭字叔昱善楷書

張子絃工畫梅林膳部鴻有題子絃畫梅歌
鄭彥初永樂初工畫墨梅
周文靖善山水蒼潤精密筆力古健醞釀墨色各臻其妙人物草竹石翎毛樓閣牛馬之類咸有高致宣德間以陰陽訓術徵直仁智殿御試枯木寒鴉第一歷官鴻臚序班子昺亦善畫徵龔錦衣衛鎮撫
朱孟淵善寫人物番馬効李伯時獨得其奧與脩撰林誌舍人陳登太傅楊榮友善嘗繪蘭亭記淵明歸去來圖西園雅集圖滾塵騮之類同時楊文敏楊文貞林太史諸公皆為題跋

林賁齋善山水人物清幽瀟洒子玭見縉紳
邵文恩字仁甫工行草選直誥勑房又工山水師法非苑古雅可觀累官尚寶卿
沈政字以政工花竹翎毛官至順天府丞直仁智殿
馬景約字自牧善山水逼真高彥敬出入董米間談笑揮洒曲臻其妙
趙廸字景哲工水墨山水師法二米
高鳳椽也以意遇物推卜輒中士人傳昺求鳳占試曰君第一人也既果然人怪問之鳳曰吾適剖椰子而傳至其象解員故占當為解元後閩縣林士元亦

舉第一先數日鎮守内臣欲豫知其人書一與字命之占鳯曰竊觀尊意在興化乎不然也公所書與字從俗省書也其人在中八府俱下必閩城矣時時語人鳯小吏耳十若可信當至五品京職不審何從也弘治中果蒙召占驗恩授工部郎中

任綱字必用精堪輿所著有陰陽述而賦性耿介鄉人有居官鉅富者以厚幣求卜宅兆綱深拒之退告人曰若得吉壤豈天道耶吾術固擇人耳

候官縣

皇朝

林埴　林文卿

林埴字惟堅善墨竹海内貴其尺幅信陽何景明極推重之贈之詩有臨風寫雨奪天巧之句

林文卿工山水筆氣清勁濃淡得宜亦精於寫照花竹人物之類

懐安故縣

宋

楊士瀛　費道寧

楊士瀛字登父精通醫學嘗著活人總括醫學眞經直損方論行于世

費道寧大觀中以丹青召入畫院善花草多作交枝

長樂縣

皇朝

鄭漿 劉祥 林眞士 林景時

張士逵 林輔 高維端 林銘

高景度 林宏顯 李焌 張德輔

林遵性

人甚多亦能詩

鄭漿字孔濟工醫學其診脉能知三五年後生死活

劉祥字瑞初號雪溪精醫善畫龍虎

林眞士工山水與高棅友善棅題眞士畫云楚雲天外數峯青春水桃花瀰洞庭落日樓臺明鏡裡欲停瑤琴候湘靈

林景時善畫山水自號虛白子專學二米間効商高竹木林泉有意外趣

張士逵善畫龍虎蘆鴈墨筆尤奇

林輔字叔弼善畫張士逵授以筆法山水蘆鴈龍虎皆臻其妙

高維端號正翁高棅之族善畫蒲萄得陳天民體

林銘字良箴號琴樂子工山水物竹石得宋元遺意

高景度工山水
林宏顯號洞陽以畫梅名劾楊補之王元章
李焌號十洋子善畫龍虎亦能詩
張德輔善畫魚
林遵性隱居煥南董由之下善墨竹

福清縣

宋

陳天民

陳天民幼隨父宦山東遊泰山日觀有道士知歸子善於蒲萄天民學之遂得其妙

皇朝

鄭環　朱宗明　鄭克剛　周文靖

鄭環父麟善畫善醫環世父業醫術尤精
朱宗明性耿介善鼓琴永樂初徵入京卒賜棺衾給驛歸貧不能塟其徒馬鐸率士流爲營塚
鄭克剛善畫馬得韓幹趙仲穆筆法宣德間徵入京賜御畫
周文靖善畫尤長古松嘗徵入直仁智殿

泉州府晉江縣

漢

陳寨

陳寨巫者也善禁祝術治病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發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疾入心矣乃立壇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取蘇氏子劈爲兩片懸堂東壁其心懸北簷下方在堂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求之弗得寨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也食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呼其腹遂合蘇氏子旣寤但連呼遞鋪遞鋪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蘇氏子旣呼遞鋪家人莫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道傍葢寨取驛吏心而活蘇氏子

皇朝

余廷端　蘇朝傳　史朝定　李元達

陳從堯

余廷端世業醫至廷端而得張長沙五運六氣之妙用藥鮮不効者洪武中薦授郡醫學正科閩郡鄭定廬陵胡廣爲賦橘井秋香詩

蘇朝傳善鑄銅凡彝鼎博山之屬一經鑄作無不精美尤善爲仙人之像海鶴之形至有高丈餘者人莫

知其蓺之所師也

史朝定善畫美人寫眞有割股之孝敬先字孤之美

李元達善寫竹

陳從堯精奕同時有蔡學海者亦以奕名

南安縣

皇朝

蘇璿　傅金山

蘇璿字孔璣精脉訣能診知生死休咎病者求藥無不樂與而不受其直

傅金山善畫菜

建寧府 建安縣

宋

張霖

張霖字材叔以善寫晦翁名公卿間而氣象猶儒者郁英爲文送之稱其老而益窮南北逐食無定歲

皇朝

許宏　雷伯宗 孫時中　姚子清　王彥眞

陳子和　雷鯉

許宏字宗道幼讀書精醫能起奇証異疾又善詩文寫山水年八十餘所著醫方有通玄錄詩有南窓草

錄
雷伯宗名勳以字行讀書明醫尤精小兒科洪武間授醫學正科所著有千金寶鑑行世子野僧亦明醫爲鄭府良醫裔孫時中
時中精易學及岐黄諸書醫有奇中貧者暮夜叩之必攝衣往與之錢則辭
姚子清善山水
王彥真善墨竹道遇新寧林彥時寫歲寒烟雨圖爲別王典籍恭爲之題詩
陳子和專工人物筆意散逸自號洒仙山巖樹木奇怪蒼潤評者謂在吳偉郭詡間
雷鯉字惟化學沈周寫山水花草老筆蒼然又善詩篇工篆隸

甌寧縣

元

劉畞

劉畞字扣中齡九世孫自號和齊業醫而精性樂施與人感其惠

皇朝

鄒福　趙希拚　林一清　黄錦

葉汝楠　潘承秀

鄒福字魯濟業醫善察脉逆知人死生於數載之前遇奇痘他醫不能治者福投數劑輒愈嘗手集經驗良方十卷仲子遜世其業季子員領鄉薦任連山知縣

趙希拆字宋卿家貧尚氣節工繪畫善鼓琴長於詩徐中行子與來閩甚加敬禮

林一清字源潔善繪事筆法蒼古年八十餘信手揮染無不妙絕

黃錦字子絅祖世德太醫院判授秘術錦學而精之治傷寒痘疹尤有奇効子洛孝友慷慨活人衛生

葉汝楠字子林精醫尤善治痘疹

潘承秀字君實孝友精醫

建陽縣

宋

張黃合傳　余煥

張彥悅黃某朱文公文集云鄉人新作聚星亭欲畫荀陳遺事于屏間而窮鄉僻陋無從得本張黃二生能考究車服制度想像人物風采觀者皆歎其工

余煥工大小篆書筆勢奇偉眞文忠公嘗使書聖賢

言揭坐側稱其如正人端士服古衣冠巍然拱手使
人望之起肅敬雖嚴師善友曾不過是

皇朝

熊宗立　程伯昌

熊宗立通陰陽醫卜之術註解天玄雪心二賦金精
鰲極難經脉絶等書撰藥性賦補遺及集婦人良方
行于世

程伯昌善醫又授雷霆秘訣祈禱驅除大驗尤妙催
生法好象棊對局終不釋有急叩者令持一棋子胎
即下一日於郡城遇一乞者貌甚惡伯昌敬而童呼
之千年不死鬼乞者指伯昌罵曰饒舌哉雷部判官
精蓋其降世云

崇安縣

宋

劉伯桓

劉伯桓一名元伯齡六世孫嘗遇異人授以岐黃之
術自是病者求治無不全活

元

空空子

空空子江姓名無外少徵五代孫也幼誦群書輕視

榮利凡梓匠丹青陶冶塑刻之技不借師資特發妙
巧雖專門莫及

皇朝

范川莊

范川莊國初人善畫有欲薦爲金門畫士者川莊自謀曰嚴廊畫工必極天下之選豈易應邪徑遊金陵訪金門畫客有程姓者求見請曰川莊貧無以活願傭門下供薪水暇則洗硯研墨執事左右許之川莊覷程畫出巳下一日昧爽徃汲奔歸程急驚愕不能聲詢之曰適見羣怪莫能形容請貌之紙程見其傭寫幽怪屈伸牽挽奔跳之狀大驚曰子吾師也卽下拜歲暮無以供臘其隣嘲之范曰吾有一鵞勞子市之隣曰諾乃取紙畫鵞張翼威頸作將鬭狀隣曰除夕矣孰用此也川莊曰汝候富家有鵞歸者汝黏之壁人必取之如其言見童子驅鵞者隨之黏諸壁鵞見畫鵞卽雄聲展翼作鬭狀旣近畫鵞遂戢翼垂頭而走主人出金求之

浦城縣

宋

章友直

章友直卓犖不覊通相術知音樂書畫奕棋皆有名
族人得象爲相欲奏以官不起皇祐中大學篆石經
有言友直善篆召之石經成除試將作監簿不就

皇朝

詹林寧

詹林寧字必泰工山水花鳥天順間召入京師成化
元年授工部文思院副使直仁智殿

延平府 將樂縣

元

伍元如 鄭鏗

伍元如專工山水愛作烟雲出没竹木變怪之勢
鄭鏗字子聲性嗜學攻詩尤長于畫鏗亦黄鎮成有
詩懷之云能畫能詩鄭廣文丹成揮手謝塵氛不知
笙鶴遊何處留得瀟湘一片雲

皇朝

鄭文英 王人佐

鄭文英工人馬學趙承旨得其大畧
王人佐善畫梅花枝葉點綴多師王冕

沙縣

皇朝

羅汝文　張宗華　邊孟屯　邊景昭
鄧文明羅績劉琦盧朝陽合傳　張一奇　俞必興

羅汝文善山水

張宗華字頡之清介絶俗善詞章草書人稱如秋雲捲雨蒼石纏藤元季晦匿不出洪武初詔徵以老辭子允厚知霍州允繼獲嘉敎諭

邊孟屯善山水人物

邊景昭字文進夷曠洒落博學能詩精花果翎毛宣德間召至京師授武英殿待詔子楚芳楚善並世其家占籍錦衣至其壻張克信甥俞存勝亦能之

鄧文明羅績劉琦盧朝陽俱邑人善翎毛工巧處間似景昭

張一奇字彥卿自號散仙善翎毛山水名聞于時嘉靖間至京師召畫稱旨授錦衣千戶

俞必興工翎毛

永安縣

皇朝

李宗謨

李宗謨號小樵又號古栟子工人物間寫山水白描亦精緻秀雅

汀州府長汀縣

宋

李交

李交善圖貓世人珍之

寧化縣

皇朝

楊英

楊英精畫樓閣嘉靖間屢徵直畫院不往自傷其目

武平縣

皇朝

鍾尚端

鍾尚端善畫尤工傳神

連城縣

皇朝

李學仕　童養靜兄弟

李學仕受業莆中林兆恩傳脩煉功雲遊方外闡繹養生術隨在有驗易名遁迹莫知其處

童養靜養廡兄弟也養靜慕玄養廡善操俱工於畫

歸化縣

皇朝

孫萬益

孫萬益善寫翎毛子孫世習焉

興化府莆田縣

皇朝

周春谷 三世　方用晦　士晦族子　劉萩

李在　林時詹

周春谷號樂眞年十五走江右遍謁諸名醫者得其秘術凡診脉視病斷其生死無不驗者一夕夢人語之曰聞君醫國手請上玉華樓既覺即戒家人治喪具示以死之月日人初以爲狂及期果卒年僅二十八弟善卿亦業醫與兄齊名善卿子用文精瘍醫洪武初以行省檄爲郡惠民藥局瘍醫之師用中善療瘠中之証用文子弼自號穀城子兼通内外科尤精百草之性鄉落中凡牛羊雞犬之疾野老村嫗走求之略援以草藥一二品無不瘥者蓋周氏精醫三世矣

方用晦善詩學醫於蜀人虞仲文其察病治不治率一言決莆中名能醫者皆廢歲大疫設冎孔道來求療者先使其徒診視相與審訂而後施治活人甚多有酬之貲者貧則卻之富則受而散之以濟窮乏或

以昇造橋砌路者自號杏翁所著有杏林肘後方傷寒書脉理精微書傳世用晦詩如巽郭維貞山人破屋瀛洲上清貧獨可憐書存無子讀詩好有僧傳葬卜中元夜墳臨北源邊窮交共白首莫贈買山錢凄斷可誦也用晦門徒曰鄭德孚亦精用晦術

士（用晦族子）精醫濟人自奉甚約惟尊祖敬宗之爲拳拳姪顯傳士學自號橘泉翁莆人稱爲方一劑而亦推重其文行

劉菽諸生也因病學醫遂多奇中於醫經本草多所發明以貧求者不受其謝人益歸之

李在字以叔山水細潤者宗郭熙豪放者宗夏珪馬遠筆氣生動四方寶之　宣廟喜繪事一時與戴文進謝廷循石鋭周文靖同待詔直仁智殿

林時詹環從子善繪事尤長山水天順六年召詣京師成化初賜冠帶直仁智殿繼除工部文思院副使同郡許伯明亦爲文思院副使與時詹同被召善寫花鳥竹石之類

仙遊縣

宋

鄭德孚

鄭德孚耕老之裔初從吳司業源讀書後學醫精其
術

邵武府 邵武縣

元

李中明 上官伯達

李中明工山水甚爲鄉人黃鎮成所推

上官伯達畫神佛人物傳色旣眞神采亦備

皇朝

王顯號西涯善繪事師竹鶴老人

建寧縣

皇朝

廖壽山

廖壽山精醫輕財活人甚衆

漳州府 龍溪縣

宋

康庶

康庶字逵先家貧博覽經史取予不妄通邵氏數學
善觀天文占休咎隱居名第山郡守欲延以學職辟
不起一日自題於壁云某日太守至及期守傳伯壽
果至嘗謂人曰某日朝廷有變旣而光宗崩又曰庚

午詔書鄉里不薦士所言皆驗

皇朝

詹永達　林存祥

詹永達得異書水中遂聾而精卜有媪子病持米詣卜永達外出先留字遺之曰升米買一哭俄家人走計果哭婦嘗爲陳氏卜宅曰某郎某時當生一子官主事自此後陳不如前陳其人笑曰兒貧安所得婦家故零落後尚不如前耶既兒果得耦生男官主事而前里有陳人來居起家至兩御史前後之說始驗

林存祥善醫用藥詳性味而變通之不拘方類經治瘵者多愈年七十卒

宋

福寧州

曾世賢

曾世賢工山水翎毛點染綽有神氣傳眞亦臻妙境

皇朝

丁杞　謝四　陳顒（林亮圭　林璧附）　詹仲至

周廉　林裕　高懋坤　劉滋

何雩澗　徐昆　盛接

丁杞號種松子三世業醫杞診脉能決生死正德辛

未大疫萬州守一家皆病服其劑盡愈入覲攜杞隨行杞兄故歿非辜杞赴闕伏訴讐家竟坐罪云何歿獄中杞方病革聞之嘆曰歿無憾矣

謝四精太素脉盛蠡齋七十病篤謝曰尚可十餘年盛媪黃氏陳于夷脉矣亦如許盛林愛民母將六十病甚謝曰未也過八十以往未之或知也後皆驗

陳顥故釋氏子人稱良醫和尚又有林亮圭林璧皆以善醫稱

詹仲至善山水

周應善繪工翎毛自重不輕售

林裕善畫

高坤工畫尤長於梅

劉滋善畫鷹尤長於竹年九十餘

何雪澗善畫龍虎遠近爭求沒後益貴重

徐昆善篆隷旁通琴詩草畫

福安縣

皇朝

鄧彦仁

鄧彦仁精醫急於救人不責其償

寧德縣

皇朝

陳寧

陳寧學正和之子精醫術有士行

閩書卷之一百三十六

方外志 釋衲

福州府

唐

懷濬 弘濟 懷海 大智 頭陀 靈訓

普光 楚南 慈慧 文矩 了拳

僧懷濬有上歸州刺史詩二首家在閩中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如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在閩川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

僧弘濟齋戒精苦嘗於沙岍得一顱骨遂貯衣藍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爲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爲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求生人天何憑朽骨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長樂人姓王氏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屬馬祖闡化江西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海侍馬祖言下有悟被祖振威一喝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處未朞月參玄之賓四方麏至溈山紅槃實當其首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惟老人不去海問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海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海曰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巳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律送海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詫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海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

迺依法火塟之海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海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旣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飡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矣元和九年歸寂謚大智禪師

百丈山大智禪師長樂人初事龍泉禪師一日師令浣巾於井見青黄二龍戲井中翫之歸遲其師詰之遂以鉢探二龍獻師師奇之令削髪遊方臨行囑之曰逢馬則叅遇丈則止果至百丈山叅馬祖師遂得道於其山後復歸龍泉立道場製叢林規傳于世

頭陀俗姓李幼從百丈禪師住洪州後還塟母於沙堤閣前廬墓三年題詩石上曰守墳三載念生緣種樹爲陰出世恩劃石寄言相付囑一重孫付一重孫題畢石自開頭陀遂端坐於中與石復合

本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叅歸宗智常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汝便是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訓辭宗問將何處去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訓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訓聆此言頓忘前解

本州普光禪師得青原行思禪師之傳

杭州千頃楚南禪師叅黃蘗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曰即今豈是有邪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曰非今古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住後上堂諸子設使得三世佛教如鉼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僧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耶曰如何是難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回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大順三年宣州孫儒寇錢塘發塔覩師全身儼然爪髮俱長拜謝而去

本州九峯慈慧禪師初在溈山溈上堂曰汝等諸人秪得大機不得大用慧便抽身出去溈召之慧更不回顧溈曰此子堪爲法器一日辭溈山曰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溈動容曰善爲

泉州國歡文矩禪師生而有異長爲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後謁譚空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惟以雜綵爲挂子復至神光光曰我非汝師師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遥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諸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次第以杖點之隨點各起

了拳咸通間脩行廣東陰那山解法悟道行雨露間

不濡臨没說偈趺坐而化號慚愧祖師

五代

如敏　契盈　古　文遂　道虔
洪薦　月輪　師護　微　無殷　從範
巖　慧宗　從展　師彥　弘教　可觀
玄通　皎然　從弇　契璠　永泰　元儼
如體　寶聞　守訥　文超　神祿　紹孜
義因　重滿　契符　道希　明法　契如
神祿　慧覺　洪儼　慧朗　常慧　靜
清換　契訥　弘辯　可隆　守玭　令含

澄靜　從瓌　文欽　了覺　瀛　守清
契穩　智嵩　文義　了宗　宗曉　冲煦
妙行　照　智達　師貴　義聰　從貴
藏用　彥端　志端　明　祥　清皎
玄旨　清慕　志恩　洞明　玄亮　清聳
慧居　圓明　行雲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四十餘年教被嶺表廣主將興兵就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初無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

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遂寢兵
契盈從錢吳越王登淥波亭時兩浙貢賦踰海上達
青州登陸凡三千里王命對曰三千里外一條水契
盈應聲曰十二時中兩候潮人稱騎切
本州壽山師解禪師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
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曰與壽山齊年
本州雙峯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參先峯後到石霜但
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峯印記往
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
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古回首霜曰擬著

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
能知之好去好去古應諾即前邁尋屬雙峯示寂廼
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何如道古曰
教我不著是非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梁
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是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
何是此經師曰常轉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僧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
何拯濟虔曰卽道巨獄曾乏寸土也問祖祖相傳復
傳何事虔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虔曰

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處曰國內孟嘗君曰畢
竟傳底事作麼生處曰百歲老人分夜燈
本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將示寂三月前令侍者喚第
一座來薦臥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
喫薦面壁而臥臨終令集衆迴展兩手出舌示之時
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薦曰苦哉苦哉誠如
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上堂祖師西來特
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
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

豈非大錯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
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
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本州牛頭微禪師僧問不問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
家中寶曰忙中爭得作閒人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七歲從雪峯出家依年受具偈
九峯問汝遠遠而來暉暉(音袞)隨衆見何境界而能脩
行繇何徑路而能出離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迺
許入室後住禾山學徒濟濟諸方降歎

本州香谿從範禪師披衲衣次說偈曰迦葉上行衣
披來須捷機纔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本州聖壽嚴禪師補衲次僧叅師提起示之曰山僧
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兩條分莫教露針線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
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曰夜夜有猿啼問如
何是學人自巳本分事曰何爲抛却真金拾瓦礫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年十五禮雪峯爲受業師遊
吳楚間後歸執侍梁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
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之日王公禮跽三請躬自扶

掖陞座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初禮巖頭全奯奯每與語徵醻
無忒後謁夾山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
自喚主人公復應諾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師
統衆嚴整江表稱之一日有村媼作禮師曰汝速歸
救取數千物命媼回舍見兒婦拾田螺歸遂放之水
濱師之異迹頗多不繁錄矣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禪師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
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
如何是大千頂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本州太普山玄通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皾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曰脫枷來商量

本州長生山皎然禪師久依雪峯一日與僧斫樹次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何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也

本州蓮華永福院從弇超證禪師上堂長慶道盡法無民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

本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義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曰巳落第二義也

本州永泰和尚問如何是天眞佛師拊掌曰不會曰不會

本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曰滿目看不盡

本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南嶽般若惟勁寶聞禪師師雪峯而友玄沙深入玄奥嘗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後宗門繼踵之源流

池州壽昌院守訥妙空禪師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

泊師曰立命難存

泉州開元寺文超禪師棄經爲僧去遊四方于時哲匠壺奥咸入博洽内外學聲聞朝野刺史王延彬以其能詩構院開元殿東曰清吟居之門弟子多賢者無晦文章尤知名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久爲瑞巖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沈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惟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

本州羅山紹孜禪師定慧禪師自西川來叅至法堂嘆曰我在西蜀峨嵋山脚下拾得一隻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

本州羅山義因禪師僧問承古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因展兩手僧曰恁麼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因曰甚麼諸路僧近前叉手師曰靈鶴烟霄外鈍鳥不離巢

本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靚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叅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

本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曰汝從何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希曰汝早禮三拜

本州螺峯冲奥明法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曰通身聖莫測
本州大章山契如庵主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頴玄沙
之室頴悟幽旨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刳
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清豁冲煦二長老嚮師
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頗味高論晤坐左右不覺
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遶二公尋於大章山
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
本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僧問大王
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本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
去近遠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
本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
爐巡行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
本州報慈院慧朗禪師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
審傳甚麼人語師曰聽曰未審是甚麼語曰你不是
鍾期問如何是學人眼曰不可更撒沙
本州長慶常慧禪師僧問不犯宗風不傷物議請師
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
本州古佛院靜禪師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面目

曰洞上有言親體取曰恁麼則不得見去也曰灼然
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本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
說道舉唱宗風秖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上有無量
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
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不求外
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
本州東禪契訥禪師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曰何必
更待道
本州長慶院弘辯妙果禪師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
方便門示眞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曰恁麼則大
衆側聆去也曰空側聆作麼
本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
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
本州萬山令含禪師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
方丈
本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曰長安路上
曰向上事如何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
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僧問承古有言令人看古教
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

日如是我聞曰如何是心中鬧曰那畔雀兒聲
本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
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亦暢情
鼓山智嚴了覺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緜來反相誤
本州永隆院明慧瀛禪師上堂日出卯用處不須生
善巧便下座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
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本州康山契穩法寶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王佛已
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
手龍谿點頭
本州龍山智嵩妙虛禪師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
人天輻輳於禪庭至理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
負大衆曰恁麼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頻使凡心作佛
心師曰仁者作麼生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曰我識
得汝也
本州龍山文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
盡懼曰如何是法王曰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
分曰適來道甚麼
本州鼓山智嶽了宗禪師上堂我若全舉宗乘汝向

何處領會所以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
皷山清諤宗曉禪師僧問亾僧遷化向甚麽去也曰
時寒不出于
本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何從摸索盖
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還委得麽如今與諸仁
者作箇入底門路廼敲繩床兩下曰還見麽還聞麽
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
倒無有出期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上堂秪據諸賢分上古佛心
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與衆生
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地眞常不勞修証
本州白鹿師貴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啣花
供養見後爲甚麽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
天曉也如常
本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獅子師
曰甚麽處不震裂曰作何音響曰聾者不聞
本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
日打禾明日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香爐
對繩牀曰見後如何曰門扇對露柱
本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曰長溪

莆田曰如何是伽藍中人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
泉正主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齋前廚
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
本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
舞謂衆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
凡夫事有底不會
本州林陽瑞峯院志端禪師初叅安國見僧問如何
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
契玄旨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
有僧夜叅師曰阿誰曰某甲曰泉州砂糖船上檳榔
僧良久師曰會不曰不會師曰會卽廓清五蘊呑盡
十方
本州仙宗院明禪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
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卽壞
三界若在三界卽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
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
本州安國院祥禪師問如何是宗乘中事曰淮軍散
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衆眼難漫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
頭垂白髮顒顒鎮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

兆承宗訣曰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

本州廣平玄吉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體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曰適來道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本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曾曰别秖曾與爭得耶

本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曰更是阿誰曰既是如此爲何迷妄有差殊曰但自不亾羊何須泣岐路

本州仙宗洞明眞覺禪師仙宗符禪師法嗣也

本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嗣何人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則白龍當時親授記今日應聖度迷津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初參法眼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感悟承眼印可回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事師之禮後居靈隱上寺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自天台領旨錢王俶命住上寺開堂示衆曰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

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叅大潙得旨後造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覩文殊化現廼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覩地藏菩薩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偸却也李却問師師旣是地藏爲何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禮謝之

行雲自福州來泉陳洪進禮之一日謂洪進曰君當主此山河及洪進牧泉復謂之曰凡世報莫不前定苟懷疑殺人鮮能令終故陳雖廢張漢思終不殺之

宋

遇安　道臻　可仕　本逸　可瞻　文德
慶閑　有諫　宗一　義隆　師术　道誠
象敎　常委　擇要　可眞　淨空　顯端
海印　愼徽　惟禮　可遵　如璨　惠暹
繼超　善秀　守恩　圓璣　康源　祖椿
最樂　達杲　粹珪　體淳　大智　齊
心才　合文　慧空　表自　元禮　知藏

僧珣　達珠　隆　義初　慧深　昭

慧琳　慧忠　了朴　彌光　鼎需　思岳

守淨　曇懿　坦　遵璞　可封　祖元

慧溫　咸傑　安永　志清　宗逮　宗頴

南書記 行者妙心附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本郡人也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師迺破句讀曰知見立句知卽無明本句知見無句見斯卽涅槃句自喜曰此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說偈示之

付囑巳澡身易衣舁棺自入經三日門人啓棺覩師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迺再起陞堂說法訶責垂誡此度再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長往

道臻禪師古田戴氏子持一鉢走江淮遍叅知識得旨於淨山遠師遊京師謁大覺璉禪師於淨因璉使首衆僧於座下璉歸吳衆請師繼住淨因開堂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年八十說偈坐化

可仕天聖間詩僧有送僧詩云一鉢卽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爲家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憚路岐賒

智海本逸禪師閩縣人九歲出家叅廬山禪師入室頓悟宗旨元豐中詔住大相國寺賜正覺禪師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眞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廼一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

蘇州淨慧寺可瞻禪師長樂羅氏子熙寧辛亥鳴鼓坐化偈云佛法本無事本來須自知汝心若不了何以消白日後七日茶毗獲舍利五色

本州靈光院文德禪師坐化偈云四大本空十犬何有澄澄秋月瀝瀝寒泉古岸孤舟舟鐵帆高掛去則去住則住謝三不上釣魚船雒陽城裏東西路

吉州江山隆慶院慶閑禪師古田卓氏子蘇子繇碑云閑禪師者臨濟玄公九世法孫而黃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爲高第南雖在世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既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熙寧間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朞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人聞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愈篤居三年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浴訖趺坐以偈

告衆以將入滅遂泊然而化神色不變鬚髮鬀而復出廬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願留事真相長老利儼禀師遺言闍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迺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長者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至數斛

本州長樂報恩有諫禪師元祐丁卯作頌坐化

本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

本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甚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秖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本州嚴峯師术禪師開堂陞座極樂和尚問曰大衆顒望請震法雷師曰今日不異靈山迺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如何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

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
本州保明院道誠通法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本州雪峯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曰把火照魚行曰如何是法曰唐人譯不出曰佛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曰臘月三十日
本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畧借看師曰看曰恁麽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閒垂一釣容易上鈎來
本州廣因擇要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曰前山後山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如何是衲僧之勇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

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本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問如何是無相佛曰灘頭石獅子曰意指如何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曰不是闍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處州遂昌縣龍安洞淨空禪師初創精廬於遂昌之大樓巖旣徙居龍安振錫龍井之側有黃龍出受戒至其巔虎很蹲踞叱之曰亟去吾欲此居遂結庵其中後歸弋陽白花巖寺未幾入寂寺塑像祀之旣百年矣一夜假夢僧徒欲還本寺迺迎以歸遂昌人遇水旱舁像出禱願往則輕如一羽不即數夫莫致也

本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齩破

本州天宮愼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客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

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
枝
本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
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鏌鎁佛尚
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
本州妙峯如琛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
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爲何教中却道
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
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
還是驀頭澆

本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
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艣
掉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
本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
盡在這裏跨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
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
卓一下曰蘇嚧蘇嚧
本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曰龍吟初
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曰輕烟籠皓月
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曰松痒何曾老花開

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曰偉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本州地藏守恩禪師上堂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饑餐渴飲展脚堂中打睡

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遁白雲甘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本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潭州大溈祖瑃禪師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蝍蟟吞大蟲

本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卽是海潤

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本州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為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本州越峯粹珪妙覺禪師僧問機關時如何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事曰須要雨淋頭

本州鼓山體淳禪鑒禪師上堂縣基弓矢不射田䵷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揚破的得則修鯨巨鼇隻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呑鈎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㧑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本州雪峯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吉州青原齊禪師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眞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一紀示寂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巳前人人懷媠水之珠箇箇抱荊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拜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巳靈匹馬單鎗投虛置及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福州玄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本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上堂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敢問諸人所做底是何佛空王佛邪燃燈佛邪釋迦佛邪彌勒佛邪所說底是何法根本法邪無生法邪世間法邪出世間法邪若道得山僧出世事巳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荊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元禮首座受業焦山初叅演和尚於白雲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知藏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

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囘互從來往返絕縱繇行人莫問來時路

本州鼓山山堂僧珣禪師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峯凛寒色夜半烏龜帯雪飛石女溪邊皺兩眉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籍

本州雪峯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本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本州雪峯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

本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上堂一即多多即一吡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没誵訛拈起舊來罈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本州雪峯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上堂觀音巖玲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蟥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峯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贊禮拜蒸籠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叅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久承教吉既大朗悟慧撾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鏁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

本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往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巳揚家醜

本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

本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秖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又云善鬬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歸馬華山陽放牛桃林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

本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既而曰如此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居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懿遂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

繼省慧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
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
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
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
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
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
性悉得受用惟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
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
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
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

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　生頌玉泉爲衆拈出師
登座叙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
太似困魚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
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
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惟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
似虎靠山便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
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
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本州淸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
偈曰徑山有箇竹篦宜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三門

穿過衲僧眼耳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問答慧欣然許之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上堂天寛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秖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話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刼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佛意知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胷襟寶藏運出自巳家珎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遍叅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躁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

本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泥水

本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迴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本州皷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本州乾元宗頴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秖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兔亦不遇

南書記者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畧紹興末終於歸宗

本州西禪寺行者妙心母患瘋疾累年不能步履受本寺差監作碓坊嘗用紙糊一毬實以紙錢焚香告天曰妙心母老而苦瘋疾聞世人取肝割股以行孝者今願破腦出髓救母餘年皇三界賜祐妙心今貯火毬內若使紙錢成灰而外毬不損當卽償答巳而果然遂對空再拜以左手持斧置顖門右手執木椎擊之應手頭裂暈倒在地不自知忽有神人呼之曰汝適禱何事廼不起耶始甦捫其頂則髓巳出如鴨卵大殊不痛楚漫覆以藥急走歸母云吾兒將何藥來吾巳聞馨香矣對曰昨遇道人與我此藥令煑粥和服粥成一室皆香母一啜而盡便覺手足輕快呼曰試扶我行比下牀若無疾者母子俱喜妙心還碓

坊掌事者欲糾其夜出遁以實告監寺僧驗之不誣具白長老達于州時王與道尚書作牧賜錢五十千絹二十疋以爲孝養之勸士夫多作詩贊詠紹興三十年九月也

皇朝

文謙　正淳　獨芳　洽　惠顗　照中

法聞　至剛　古鑑　明秀　無可

文謙十一出家遊吳楚歷金陵諸山住台之鴻福寺振揚宗教洪武初召至京師言論稱旨居久之忽謂其徒曰吾將去矣援筆書偈云有世可辭是衆生見無世可辭是如來見踏倒須彌盧空虛無輩亙遂端坐而化

正淳字古心閩縣人洪武中詩僧詠苔青如鈇血染頹垣漢寢唐陵幾斷覓莫笑貧家春寂寞漸隨積雨上青門

獨芳閩縣人洪武中皷山白雲寺詩僧

神光寺洽上人精通内外典戒行高峻一時林鴻諸公俱與爲方外之游

惠顗閩縣人洪武中皷山寺詩僧

松溪照中禪師連江繆氏子出就建寧光孝寺可庭

禪師學佛未幾得度道資天成不斲而器

法闡閩縣人鄧定之兄永樂中鼓山白雲寺詩僧

至剛閩縣人永樂中鼓山湧泉寺詩僧

古鑑閩縣人成化中鼓山湧泉寺詩僧

明秀侯官人嘉靖中鐘山寺詩僧有哭鄭善夫詩少谷高人無日起百年清淚幾時收嗚呼滄海談詩夜翻作延陵掛劍秋

無可詩僧也有虹收千嶂雨湖展半江天之句世人誦之

閩書卷之一百三十七

方外志

泉州府

唐

匡護 常岌 全巖、懷祐 景欣 弘則

叔端 道昭 尾棺寺和尚

匡護大師泉州開元寺世祖也姓王氏律行良謹夏講上生經輙致千人門徒甚廣

本州開元寺常岌禪師九坐智廣之法昆鹽官無等之門人清儉中食足不妄履雖比隣不一至周朴吳

栻咸與之游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雪峯欽山爲友嘗謂衆曰老漢去時當大吼一聲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一日賊大至責無供饋遂傳刄焉師神色自若大叫而終聲聞數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

本州開元寺弘則禪師林性簡素不求贏餘稍食二有雖王公弔膏腴却不納刺史王延彬贈句有莫怪我來偏禮足蕭宮無个似吾師之語

本州開元寺叔端禪師俗氏陳咸通初出錢塘道常鴻受學通維摩俱舍遂如蘇臺傳因明契宗卒業去

習惟識洛陽義飯所得之教洞達眞源後製義苑搜隱宗鏡四緣諸抄數十卷以黃巢亂歸隱鄉山生不知酒州牧延彬問云恙端曰老苦難瘵耳延彬遺之酒而漫之曰藥曰服之寢矣端服果瘵也

泉州開元羅漢閣道昭禪師姓王氏從叔端懷傚連學上生惟識悉臻其奥有僧清信者將禮文殊五臺道逢老人問何之信具爲言曰嘻五頂遼敻跋涉良苦泉之開元羅漢閣釛惟識論者文殊子也何不即求而遠爲也信如教請昭一見而拜昭曰固有衆也而何拜我信具言故昭曰我文殊耶信去昭曰此吾土地易言耳棄其象于外夜深人聞若有號訴者曰我羅漢閣土地也和尚擯我君幸哀存明求之得棄象爲叢祠隘衖尸祝之昭所抄惟識論解眞書八十卷有魏晉筆法

瓦棺寺和尚初爲游山侍者後叅雪峯有契

五代

雲頂　朝悞　從允　法輝　行通　行脩

棲霞　懷岳　弘瑫　知玲　魏通　義英

師郁　紹卿　行瑫　東禪和尚　清禀　清運

睡龍山和尚　從琛　行欽　玄應　宗顯

行言　法騫　後昭慶和尚　琛　疆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廻道門朝九皇鍊真氣不達三祗刼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祗刼數救六道輪廻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刼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虚空俱含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若人得一卽萬事畢

本州開元寺朝悞大師至自西域以名語人人稱木頭蛇以其神於燈入又名之挑燈道者凡暮夜明燈知殿事者必告之則其光達曙不則不爾

本州開元寺九佛從允禪師清慎寡欲夜誦晝習後唐長興三年省詢禪師游閩允叅謁一言而契詢奇之自爾誼靜一致心境同如閩通文二年五月取筆寫伽陀告寂火浴舍利有數百顆

本州開元寺法輝禪師禪餘頗以詩自娛與呂縉叔石聲叔陳原道釋居億居全爲同社嘗題憲師壁曰遠浸谿光碧寒生松檜陰漁舟驚暮雨高吹入秋林此境長年在吾師靜隱心

本州開元寺行通禪師一食三衣恬能苦澹博洽經論敎觀無懈州刺史陳洪進以旱請雨通期三日果如言洪進奏賜命服名法慧大師

杭州西湖南山法相院僧行脩陳氏子生而異香滿室長耳垂肩迨七歲猶不言或曰瘂耶忽應聲曰不遇作家徒撞破煙樓耳長游方外至金陵瓦棺寺祝髮受具叅雪峯義存後梁開平間至四明山中獨棲松下說法天花紛雨又趺坐龍尾巖結茅爲蓋百鳥啣花飛繞經歲爲常後唐同光二年至杭之法相依石爲室禪定其中壬之水給飲卓錫巖際清泉迸出錢越王以誕辰飯僧永明禪師告王曰長耳和尚定光佛應身也王趣駕叅禮師默然但云永明饒舌少頃跏趺而化久之益膚革津澤爪髮復長月必三淨寺僧恐其久而毀也乃以髮塗骸體宋咸寧三年賜號慧大師

本州開元寺棲霞禪師與世無競以道自高有丰升儲召之齋則辭曰受別請有包笠至者宿其庵中顧其寒色滿屋解包出鍜金予之霞置諸床下去七年復來予霞笑曰卿惠尚存出視封塵厚矣包笠歎曰如此道人誰能垢之俛取舊物去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卽衆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何纏縛曰爭柰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

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眞禪師陳氏子僧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衆樂履氷何得步參差

本州開元寺律泗州知玲師王氏子事觀音甚謹預

知休咎知軍州事王延彬問寺近何祥曰寺西地湧者數十尺一二年矣莫省謂何未期月閩王審知來造七級木塔于此延彬嘉嘆初玲因感痞疾塑觀音禱于堂日誦其名萬其品百一夕夢人噉以丸藥旣覺得遺丸牀蓐間痞疾遂愈

本州福清院師巍通玄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則一華開一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本州開元寺義英禪師陳氏子厲精佛書浹洽空妙閩王審知造金銀二藏經聞英善筆札致之繕寫厚

資之不得辭以買田歸粥院爲千人結夏鹹粥疏詞畧曰天邊之無兎無烏斯縁方泯世上之有僧有佛此會長新學者㘯誦而就司南無虛曰云

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眞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黄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曰青黄赤白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惟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侍雪峯山行見芋葉動峯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家物曷生怕怖師便有省尋居龍谿示法僧徒

福州仙宗院行瑫仁慧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本州東禪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瑞州洞山清禀禪師參雲門印悟金陵王請居光睦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

本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如何是萬安家風曰苔羹倉米飯曰忽來上客將何秖待曰飯後三巡茶

本州睡龍山和尚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住山得他

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甚氣力曰過谿過嶺東挂西
挂

本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僧問學人根思遲回方
便門中乞師傍瞥琛曰傍瞥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
琛曰太多也

本州福清行欽廣法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諸上座大家道取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
曰如何是第一義學人請益師何倒問學人曰汝適
來何請曰第一義曰尚謂倒問耶

本州報恩院宗顯明慧禪師僧問昔日靈山一會迦
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

金陵報慈行言玄覺導師江南國主建報慈院命師
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上堂此日
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
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
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
自惑苟非通心上下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
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
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絕

跡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

隆壽法騫禪師有僧來叅次日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踈

本州後招慶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瓶兼一鉢到處出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怱怱晨雞暮鐘

本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椀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秖待師曰黃虀倉米飯

本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回頭聞舜琴

宋

谷泉　自然　有評　從顯　法周　景彬

元璉　宗已　法殊　宗永　壽長　契稠

本觀　至聰　清錫　戒環　律　昭慶

永程　守卓　有朋　守仁　繼松　粥主

因　普吉　文淑　敦照　法瑄　太初

宗達　令岑　傳宗　仁岳　德懷　洞淵

祖派　石　講　捷　雲　圓慧

了璨　慈覺　叟　雪徑
文照尼　無着尼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
本州開元寺自然禪師僧問老胡出世目顧四方和上出世如何表示然云清氣爲天濁氣爲地曰恁麼則信手拈來然云有甚交涉
本州棲隱有評禪師越天衣義懷之嗣僧問如何是平常道曰和上合掌道士擎拳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曰無面目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上堂衆集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邪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眞個衲僧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問我答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開元寺法周禪師同安王氏子宋初三應詔講淨名法華稜嚴稱旨賜章服師號咸平初太守宿翰尊禮

之翰一日相引行殿墀見其下數莖草指問曰古語道紫雲葢地凡草不生今何却有周應聲曰地因培客土凡草有時生

本州開元寺僧景彬善爲瑜伽梵人目曰僧瑜伽束巳勤甚寢而安陀會不去身凡筆道場疏必薰盥而楷書端謹爲之其六波羅蜜詠熾盛諸星贊香水偈傳瑜伽學者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何處師曰敲甎打瓦

本州開元寺宗巳禪師智辯過人理教俱邃最爲守湯夏蔡襄呂縉叔劉忠順所知夏貽詩有淨甁常帶水破衲任生塵之句忠順貽詩展榻殊無地看山別有門潮來供菜圃雲過隔城村

泉州開元寺法殊禪師晋江柳氏於內外學研覈原本從宗巳受佛頂金剛說復即法凝學四分悉通其義講輒合數十百人

本州開元寺宗永禪師從宗巳教授善講四部經聽者雲集

本州開元寺僧壽長字道融風度凝遠行粹識彊呂縉叔蔡若水陳嘉謨皆與游丁守竦蔡守襄並禮重

焉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

本州開元寺本觀禪師去謁法超道者超豎拳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古人豈指便有悟入汝今何爲觀禮拜超曰汝何見道便拜觀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

本州開元寺至聰禪師說經妙乎空有入滅舍利迸棺而出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本州開元寺戒環禪師開元千佛有某主者業誦蓮華經一鴿日至其前榮若聽之者一日不至主怪之夜夢告曰我鴿也得師經力轉身爲人矣生某氏而掖有白毛可識能一視我乎主求視果然戒環也空寂自顧深造道妙嘗病華楞嚴舊釋詞義淵澀作二經要解又論般若楞嚴法華三經前後曰般若之後慧學方盛定力未全故首以楞之大定使定慧合一則是先藉般若發明次繇楞嚴脩證終繇法華印可序固如是柰何耘耨於穫拾之際敷華於糜落之餘乎

本州開元寺本宗律師胡員外靖季父也宗律業成學者南鄉又其詩名獨步天聖間

高郵醴泉寺昭慶禪師晉江林氏少跅弛任氣爲賈客往來閩粤山東海道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度天下僧師爲兒時父母嘗許爲僧名隸漳州開元寺籍至是輙謝同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毀鬚髮受具戒居無何出遍參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話忽然有悟以爲道妙盡此矣及見黄龍惠南禪師示以佛手驢脚因緣輙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黄龍之道熙寧中遊淮南往來廣陵天長高郵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識莫不靡然心服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爲人說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之大方不獨守古人言句與孫覺秦觀僧道潛相善觀爲作塔銘

泉州南峯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峯續焰少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捧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獅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蕩除邪妄開廓

玄微直下明宗到眞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
與爾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
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
臘七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舍利
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其大如豆使者
持還上見大悅
本州開元寺有朋禪師心宗爲根名相爲葉宣和六
年甲辰九月忽筆偈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歸去來兮
何所泥打破虛空笑一場金剛脚桎帝釋鼻跏趺蛇

去守鄭南送其闍維舍利如雨壽九十二而臘七十
有二也兩會語驚世頌禪餘咏行世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僧衆晩叅師曰物物本來無
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
本州開元寺繼松禪師清脩自勗未嘗惰游夏則取
水以飮行喝歿數年人見其笠蒲葵擔水市中
本州開元寺粥主亡名氏主千僧粥者也誦法華律
最嚴有官人來輙取其盛粥器去以受摧秣主厭護
神象磨下責以守不力夜行道次神見粥主祈請主
曰爾護謂何尚請耶神謝曰必歸器黎明厮養果歸

嚚且曰夜斃二馬矣神請如前王笑曰爾罪未逭尚有何功神乃乞自効僧庖中鼠雀無犯者王位神如故今祠目訶責王

本州雲臺因禪師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何處良久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本州開元寺文淑禪師嘉意講解恪勤課誦嘗失其所常持數珠心殊念之俄有烏羣噪生臺起視之珠在其上

本州開元寺敦照禪師嘗正僧筦內其徒萬人照嚴毘尼以身範物匡衆之暇覽南山圖經因太息以寺

之戒壇制度猶陋不盡師古與其徒作新之既成恐來者誕之也使崇灌者序表法刻之石其畧曰按圖經壇五級者五分法身也位北向南者生善滅惡也第一級高一肘者制心一處也第二級一肘半法輪王壇量者紹法王位也第三級高二搩者眞俗二諦也最方七尺者七覺意也下二級闊陿隨宜不表法也四階道者便陟降也中尊象者佛在臨其上也上三珠中天建壇釋梵所獻者戒珠瑩也佛後四位一樓至二豆田邪三馬蘭邪西土請立壇王四南山師此方弘律祖也東西相望十坐者十師位也下級十

金剛者不壞也四圍神象者護久住也下列龕穴者准灌頂經護三歸各十二神合三十六護五戒各五神合廿五有六十一龕也上級四王環十六神者並以本願在處護法也龕龕列廿八宿出沒照臨同護也欄楯金翅啖龍者制除業惑也欄楯下多獅子者出家稟具魔外無敢犯如彼威伏百獸也內有九龍摯珠効祇園鐘臺下龍水沐者灌頂相也中置法界輪者以法界境量開悟受者萬法惟心無始倒迷翻惡成善也爲屋而塗繪者俾登之上敬也

本州開元寺釋法瑄紹熙五年朱守倅延之主尊勝有行解

本州開元寺太初禪師字子愚世儒者棄而選佛于開元尊勝專嚴律行南劍守陳宓致主報恩亡何眞文忠公延之大溈匡衆二十年至千人初以純實接學者會儒釋大同爲門使入終則示本法之圓極以爲室使宿而不去嘗出孟子夜氣章以受學者名牛山經

本州開元寺宗達禪師字無外有詩聲與郡人王顯世趙彥慧韓雲瑞翁定及釋太初同社

本州雲臺山令岑禪師僧問如何是雲臺境師曰前

山後山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漢

本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彔禪牀曰客來如何祇侍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揩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本州承天德懷禪師開化說法度人甚衆

本州凉峯洞淵禪師僧問佛與道相去幾何曰龜毛長二丈兎角長八尺

本州承天寺祖派慈惠禪師述南北華嚴懺文極詣精妙至今行世

本州承天寺琢藏石禪師有金剛經註

本州尊勝有朋講師卅歳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

本州資壽院捷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看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竒特句師曰的

本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師曰雲開銀漢迥日畢竟如何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曰醜拙不堪當

本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迷著成羣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朶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傅大士却言祇這語聲是咄

漳州淨衆佛真了燦禪師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槖駞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即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本氏承天寺叟禪師道行高潔作放生池寺中大旱不涸

本州承天寺雪徑淨明禪師奉詔至京說法稱旨有金襴袈裟御扇之賜

尼附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

平江府資壽尼無着妙總禪師丞相蘇頌孫女年三
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叅諸老已入正信作夏
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
聞豁然省悟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孝祥
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
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
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
施攙旗奪皷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
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
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
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地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
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
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
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
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一爲無
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
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徃相平等不是神
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倜儻分明皇恩佛恩一
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濶百
川朝

元

契祖　有杰　大圭　如熈　崇會　祥上人

用平

本州開元寺契祖禪師同安張氏子妙恩禪師主開元名僧也以西禪淨淑請致祖爲堂中上坐至敬愛之祖嘗疾恩餽資不受偈曰政坐虛消人信施生身受此鐵圍殃鎔銅熱鐵都吞了那更教人入鑊湯恩益愛其爲人後使嗣位代行其道祖善說法語渾然天成眞首坐有能頌聲蓑林間以上隱頌要祖作祖曰自斷胸中更沒疑行藏那許鬼神知直饒天下藏天下未是羚羊掛角時眞歎服湖江往往傳焉

有杰道者頗清狂出言無度恒掃除街市所至童稚羣譁之杰於尊養之者終必以褻語絕其人一日澣所垢衣曰明日行矣至明日求僧粥不予杰請曰求之不再幸予我還置粥于几危坐而化祖爲闍維曰一生杰斗打硬叅禪街頭巷尾掣風掣顚若無末上一解不直一半文錢杰道者誰信寒灰有煖烟

釋大圭姓廖字恒白晉江人博極儒書兼精內典常曰不讀東魯論不知西來意自號夢觀有夢觀集及紫雲開士傳嘗作窮箴曰家無其饔君子不窮德不

有諸已其窮也恥彼何人斯饑乎陳之都其舍自謀

卽衆人不如

如熈血書華嚴楞嚴法華三經以精進聞

崇會莅衆嚴喜與搆

祥上人號麟叟受業禪大圭爲人修靖喜究內典若

蓮經數萬言之廣誦之如流又善書得歐陽率更法

本州東禪寺用平禪師與釋大圭善其沒也大圭祭之文曰公以碩朴謙而彌尊遇人以德亦莫不親春風無言勾萌津津厥行孔淑維道之醇人徒知之謂鳴以文公推緒餘觿皺其身四方問奇繭足造門公

志堅高卻掃深雲室曰寒趣蕣惟松筠

皇朝

原輔 清源 本原 道超 眞空 靜 正森

本州承天寺仁山原輔邑邵家子戒行精專道學著聞洪武初授本寺僧綱晝講夜誦示誨僧俗

南京天界寺清源上人洪武間歸省泉州宋學士濂送之文稱其歷抵大方期於深詣雖嘗絕學不廢明倫契經最神之訓如來孝親之戒服行不悖

僧本源不邇膻葷誦經通典嘗遊漳浦坐道旁大石上夜輒放毫光人異之爲搆靈嶺巖居焉永樂中勅

召至京譚論稱旨屢受獎賞

釋道超安平人能詩有雲外語錄

眞空禪師六歲出家既長遊關洛間歷終南衡岳遇師授解所悟嘉靖己未入羅浮山永福寺寄食一僧爲之紉鉢裹衲或時趺坐彌日人莫知也壁間偈語微露禪機時歸善葉尚書夢熊讀書寺中叩其不繇文字大加敬禮而眞空亦知夢熊非常人間示神通令自識念顯晦休咎且日數十年來當驗後至五年止宿訶林道力大著遂廣爲衆僧說法頂禮者千餘人徙止觀音山一日醮集令弟子置木龕曰將歸矣衆驚異爭執卷請偈龕成辭衆入坐而夢熊適來復出龕辭畢遂入閉龕弟子環禪誦夜半三昧火自龕中出遂化

靈源紫雲室靜上人通禪與王愼中游

一如和尚詹司寇仰庇爲作傳一如和尚者晉江後洋楊氏子法名正森又自名定心住本郡法石泰嘉寺獅頭巖樂山寺清源南臺室承天寺漳天柱巖所至躬勤作務藝圃自活不畜徒屬一鉢一衲久輒徙去曰身非吾有又何爲之罣礙年八十餘一日爲人畫梅遽然坐化

建寧府

唐

慧海　慈濟戒定　約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初叅馬祖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繇智覺踊躍禮謝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

慈濟戒定二禪師脩道建陽縣之福先教寺苦行三十餘年坐化寺中一俛一仰骨蛻猶存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甚麽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

五代

令弇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學徒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旣處當仁請師一唱弇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宋

可勲　餘旺　法昌　慧素　慧崇

元素　宗元　慧升　吳十三　慧光

圓悟　嗣公　顯智　覺庵尼

宣州興福院可勲禪師僧問如何是道曰勤而行之

問何法空師曰不空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建州崇梵餘禪師上堂直須向黒豆未生芽時搆取良久召大衆曰劍去遠矣

本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福仙寺釋法昌建陽王氏子服勤苦事不挍生草不剪生柴肴破衲以養蟣虱常翻易使之均熈寧辛亥忽告人曰吾來年五月十八日當去至期果然

本府萬壽慧素禪師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雨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倒燈籠柱杖依前扶起拂子踍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儼然而逝

建陽僧慧崇工畫鵞爲鷺鴛尤工小景善爲寒汀遠渚瀟灑虛空之象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

竹原宗元庵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秖管尋來尋去忽然撞着開個鎖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又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着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畐畐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魚龍蝦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唇眉毛不在眼下

本府仙州山呉十三道人給侍開善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着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平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信州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卓拄杖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爾

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

崇安開善院圓悟和尚法性圓徹學貫儒釋嘗和晦庵梅詩有可憐萬木凋零後屹立風霜慘淡中之句又賛晦庵像云巖巖泰山之聳浩浩海波之平凜乎秋霜澄肅溫其春陽發生立天地之大本極萬物之性情傳先聖之心印爲後人之典刑順寂之日晦庵哭以詩曰一別人間萬事空焚香瀹茗恨相逢不須更話三生石紫翠參天十二峯悟又嘗畫喜作竹石號枯崖

嗣公和尚嘗師事胡文定公父淵與文定友善後棄儒就釋住雲居院不復出山文定寄以詩十年南北斷鴻鱗夢想雲居頂上人香飯可能長自飽也應分濟百年身

顯智和尚居永豐院一日升座演說不生不滅之旨復作頌曰四大本空六塵非有一點靈光天長地久擲筆而逝

尼附

覺庵道人建寧游察院姪女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繇

祖答偈曰露柱抽横骨虚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元

道鎮

海珠禪師名道鎮住天心寺日誦金剛經告僧示寂至期香湯沐浴袈裟龍座自號無盡意菩薩偈成而逝

皇朝

東谷和尚

東谷和尚名大震濵武間天心寺僧骨相奇秀清脩苦行年八十餘趺坐化人謂尸解

祖庭和尚

祖庭和尚初事儒聞大界宗泐來復名住師之居東林庵嘗賦詩諷時士云除却淵明賦歸去更無一箇肯休官有語錄行於叢林

延平府

宋

照覺 安分 祖珠 妙道尼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尤溪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讖記

楊龜山過廬山與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胡安
國亦喜其說蘇東坡作真譜雲堂蔣公僧中之龍
本州劔門安分庵主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
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
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掛胸懷問
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
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後庵居劔門化被
嶺表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
荊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
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呵呵露
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

尼附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拈起
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
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
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
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
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

皇朝

無求

釋無求尤溪劉氏子少業儒博涉羣書尋棄爲僧遍
游名山有詩名

汀州府

唐

水塘和尚

水塘和尚馬祖法嗣也

宋

智孜　系南　無空上人

本州開元智孜禪師長汀蕭氏子上堂寒空落落大
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
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浩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
孔遼天孜又能詩洪駒父見其所作擊節賞之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
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主芝草臨寂
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
空不留朕迹

無空上人與逸士謝韶李植友韶病無空往視誡韶
子曰有二耗鬼索饌與之卽愈旣三年空至韶家曰
可備喪具韶果得病逝之日沐浴衣冠刻候而去

興化府

唐

躭章　令言　宣壹　無際

撫州曹山躭章本寂禪師莆田黄氏子涅槃之兄也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爲曹值賊亂乃之宜黄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師爲盛

泉州開元寺令言禪師仙遊人苦行習内典出遊燕趙傳法華上生二經遍昔不寐久之二經學者坌集其門宣宗末年荼毗葬昇北山怪其龕輕開視無有

宣壹令言兄子也少遊學通經能文章去縫掖從令言爲弟子入嵩山會善寺受具爲大僧還求靈聽教授四分俱舍涅槃咸究通之乃爲二衆依止檢身以律中食不渝一室晏如惟清水楊枝而已

無際居金仙院精持蓮花經石忽涌泉因立瑞泉庵

五代

慧球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莆田人上堂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

宋

其辯 有瑞 戒香 以棲 道旻 伯新
務欽 海瑩 守恵 慶恩 德潛 有南
正洪 宜燦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眞人語召大衆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錐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卽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爲佛事令覩相者見色卽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禪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

台州眞如戒香禪師上堂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違山不是見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
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
空裡採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山僧今日
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生五歲足不履
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
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去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
經得度徧往叅激皆染指親潙山禪師最久晚慕泐
潭往謁師陳歷叅所得不蒙印可最後有所擬對潭
首肯之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
朝廷聞其道會宰臣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
伯新梧溪初祖也鄒道卿黄山谷與結物外交鄒題
梧溪有云浯溪老人伯新忘情人也而特愛予草書
取紙篋中一無有乃折寢禮六幅書之黄題浯溪詩
云同行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伯新與焉

務欽師雲禪師福帥以雪峯招致張丞相延之幽巖
退居龍紀樹室曰大懶將歸寂其徒請頌師曰釣客
不持竿玉女不畫眉何大圭贊之曰佛海英傑叢林
耆舊晚得嗣曰仁秀獲知梁丞相請住雪峯

海瑩字湛然永豐丞謝洪叔也與大懶同叅雲禪師

俱爲上徒游江淮間禪流號爲瑩徹底
守惠陳姓三入內說法賜號冲眞密應通慧禪師住
江州圓通院中秋夜示衆曰山僧生來百拙開口都
無一說今夜指空畫空笑倒清風明月行門謹密歸
寂數日神色如生
慶恩初爲縣小吏令詹卓然知其非凡相因度爲僧
受業水陸名僧圓覺禪師遣之雲遊江西叅老衲禪
師道價藉甚京西路監司保奏延住大洪山繼而丞
相趙雄周必大又招住荆門軍玉泉景德院逝之日
沐浴升堂遣人辭丞相及諸檀施遂作頌云來不入
門去不出戸打破虛空日輪坐午
德潛龔姓叅政茂良之兄通儒釋學住經山自號寓
庵時召入內說法賜偈云信手拈來說宗乘數百句
僧歸寺寂寥一字無看處又有宣一者寓泉州西羅
漢禪林謂之僧中龍象
有南秉性慧達以詩自娛遊泉之開元承天每所過
闤闠市昜之家則獲息倍蓰市者爭徑其至人遺之
錢即納懷袖至數百則拋與兒童大笑爲樂江給事
每敬重之一日忽語其徒曰翼日當與衆別矣至期
趺坐而化或以告給事詣見之乃於座上微開

目睫口授以偈云東省書問頻續佛日衣鉢相傳試
問來去因緣亭亭江月橫天
白鹿禪師正洪性地圓明戒行堅固誘掖學徒穆如
春風偈頌高古禪林推服
宜燦葉氏子棄儒從釋頓悟上乘詩律尤高湖北諸
司延請住公安三聖寺其詩集流行荆楚間

皇朝

心明　了住

心明成化初雲遊至天王寺興廢墾田爲久駐計敬
禮士大夫士大夫亦重之年九十餘趺坐而化

梅山了住法純禪師平海衛人依漳州開寂首座剃
髮受具往平和開創棲雲巖徒侶叢集又棄去孤隱
芹山六年不出後從首座清源坐夏四經同安同安
四衆歸依遂築室於梅山殿傍懇師居焉將示滅七
日前叮寧告衆閉目而化十日後弟子啓龕視之面
色如生頭髮更長塔于漳之南山寺側

唐

邵武府

隱峯

五臺山隱峯禪師初遊馬祖之門未能覩奧復來往

石頭後於言下相契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元和中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鬬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宋

洪英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示僧徒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祗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修優波毱多諸

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聆𡁝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巳脚跟下覷剎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回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中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

皇朝

徹空

徹空光澤人年二十餘著持戒行凡六根之賊一切屏棄與其徒二人枯坐武夷山大王峯巖阿中草團蒲箑了無長物其峯下飲上哆纍石數十尺石上架梯十數級皆帖壁陡樹乃可以登方伯趙維垣萬虞愷擻建安崇安二縣營屋而居之

漳州府

唐

浮石和尚　羅漢和尚

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箇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貧富生死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本州羅漢和尚初參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裡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當胷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

五代

超悟　可儔　道懸　行崇　無逸

本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曰垂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曰直機撑太陽

本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雲在青天水在缾

本州報恩院道懸禪師僧問明言妙句卽不問請師眞實道將來師曰不阻來意

本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碓
擣磨磨
本州隆壽無逸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
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
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着
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論若也
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宋

智依　懷璉　端式　倚遇　本權

本州羅漢智依宣法禪師將示滅謂衆曰今晩四大
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否
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
寂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龍溪陳氏子蘇長公爲
作宸奎閣碑其畧曰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
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
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
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
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眞
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仁宗皇帝與璉

問答親書頌詩賜之凡十有七篇一日賜以龍腦鉢孟對使焚之曰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仁宗嘉歎久之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曰宸奎

端式仁宗朝召至京師與梅聖俞唱和有十詠詩曰出谷泉曰古木陰曰寒溪石曰孤汀蘋曰雲際鐘曰垂鞭巖曰天外峯曰秋原菊曰漁舟火曰春溪水其歸也聖俞贈之詩來居天王都嘗夢竹溪乃識高僧趣不爲私物迷海燕乘華屋區區竟銜泥安知矯翼鷗豈類斷尾雞性同而貧殊何必莊指齊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參北禪止留最久晚至西山睢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上堂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覿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銷

本州保福本權禪師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明朝日出東人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付囑也

元

智順

天寶山智順禪師樞晥三鐵開樞公名僧也授順心要順運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樞住樞曰柰何不於大叢林頡頏局此彖鷇殼中耶拂袖入順潛然出泣樞聞歎曰吾知順爲法器姑試之耳延入僧堂順壁立萬仞無所回撓踰月便於中園瓠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去之尋師一無所遇後來歸樞樞問所證曰昆上一乘尚在萬里一日忽有省厲聲告樞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樞曰不是心不是物不是物是何物順曰地上磚鋪屋上

瓩覆樞曰即今南泉在何處順曰鷂子過新羅樞曰
錯順亦曰錯樞曰錯錯樞囑順善自護樞捐館順主
院事

皇朝

智海

本州開元寺智海禪師號閒寂該誦精講法力高勝
來開堂泉州半嶺王愼中贈詩二章峻絕高峯透出
難黃龍三問是巖關繡鴦呈出針紋隱駿馬自驚鞭
影閒其三生如靈樹契冥符貶剎諸方沒破除自笑
欲談詞忽喪江州鈍置老尚書

福寧州

唐

靈祐　妙覺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依本
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
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
學之首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湖南尋得一
山名大溈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
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
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

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謦欬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潙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𣖾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住焉是山峭絕敻無人煙猿猱爲伍橡栗充食經于五七載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爲利益於人既絕往還自善何濟即捨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蛇虎狼豹交横在路師曰汝等諸獸不用攔吾行路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吾若無緣汝等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汝喫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乃回庵未及一載懶安上座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安曰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即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公裴休嘗咨玄奥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

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

殁覺大師中和間居鳳山開山建寺鑿石爲柱石不能開封竹篦鞭之石隨裂舁之不動又封篦鞭之石隨起天旱無水卓錫出泉

五代

志勤　道閑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潙山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覽偈知其所悟與之符契住後山堂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龜山寺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叅石霜巖頭服膺其教閩師歆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臨遷化上堂良久乃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莞爾而寂

宋

木蛇　普華　道隆

木蛇禪師寧德漳灣阮氏子大觀中受業杭州天竺寺法名邦靜詞偈高古程尚書顯謨師之紹興辛亥程帥閩清住持鼓山寺僧堂有木蛇或預戒及樂施

者登山木蛇輙出門迎之因號木蛇禪師
普華寧德黄氏子年十六從釋爲叢林重初任持金陵報德寺數年又任持吳門萬壽寺領袖緇流
道隆普華侄也割股刲肝以療母病母歿廬墓數年後落髪入空門戒行清潔葉儂冦境道隆具牛酒焚香頂臂入賊中賊爲感動一鄉全活

皇朝

原勲　祖恭

原勲字大用寧德人俗姓李蚤從鳳山僧清溪持戒甚嚴元末任持本山洪武初造橋建寺開渠置田有功梵刹

祖恭寧德黄氏子居金鄙寺操律甚謹緇流推服

何子曰閩中仙道之盛則董奉其著釋衲之盛則百丈懷海雪峯義存黄蘗希運潙山靈祐其著董奉義存已别載於本州志中而茲復得仙道三十四人釋衲三百四十九人焉其他載於本州山川者尚未易枚舉也要以釋衲之徒五燈會元所載閩中爲盛而閩中之盛又在王審知有閩之時豈非以其崇尚佛教弘飾寺宇緇流雲集起而應之耶夫其矯誣邪惑猶能驅一世之慧哲聆寂表眞著玄言於後世而況

與聖人之教明先王之道以導之者也

贊曰仙道之教堅固其軀非人不遇非法不符至于釋門相去凢夫靡自靡他並引覺途颷流厥初意慾雙無道雖二門心實共模我擇言要併載身樞啓世愚昧以翼泗洙

閩書卷之一百三十八

方外志 仙道

福州府

秦

游三蓬

游三蓬閩清人少而孤有田僅足糠覈久之不竟耕與弟乞奴漁釣溪上日歌呼相和寒暑以三莎蔽體閩清人謂之三蓬或憐之與以短褐數日亦棄之始皇二年辟穀不飲食至漢昭時人有見之武夷山中

漢

莊君平

莊君平夷堅志云福有道人嘗見老叟同室歲餘告之曰吾莊君平也取一書授之天明叟出不歸視其書皆脩身度世之説今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直一杯水

唐

符契元

符契元上都昊天觀道士也德行法術爲時所重長慶初中夏晨告門人曰吾習靜片時愼無喧動乃扃戶晝寢既而道流四人邀延出門心欲有詣身即輙至離鄉三十餘年因思一到俄造其居室宇攤落園圃荒蕪舊識故人殆盡舊曾煉藥條山亦思一遊倏忽已至恣意歷覽窮遍巖谷

宋

陳惎　陳遹　張與玉　張克眞　歐陽噐虛

陳惎侯官人世以巫顯往來興化縣郡中郡人疫癘經其呪治者皆全活没而興化人祀之

陳遹長樂人與弟靈皆有道術能驅雷雨除祟宣和中召至京符呪輙驗徽宗悅之俱封以王爵没後人多祀之

張與玉號霜崖嘗遇異人授以秘訣煉伏火丹從黃
宗師授雷法得飛神御氣之妙歲旱禱求立應
張克眞號平心初至崇安光化寺得黃雷囦清微雷
法寺中常有妖狐化婦幻人師召雷擊狐福寧州旱
師投符龍湫金魚啣入頃刻雷雨大作州人送經飛
鸞渡舟覆溺者數十人翼日他舟過者視覆舟下師
端坐無恙迎拜歸家雷電繞匝
歐陽器虛宋元之際莫月鼎高足也善内煉精炁結
爲嬰兒從頂上出入冷然風御倏忽千里而本身僵
然在靜室中若酣睡也器虛弟子馬月林嘗侍於浦
城之青華道院適値仲夏上丁縣大夫方祀宣聖月
林問曰老釋脩煉不與生死爲變儒學不然未知仲
尼之神果長在否器虛曰善哉問吾出神觀之於是
入室靜坐月林穴壁窺之見其凝然不動少頃忽見
頂上出神浮空而往良久返舍若酣睡初醒揚眸噓
氣啟戸而出與月林云初至文廟時見一人絳袍玉
帶周歷堂廡自左門入向右門出進而問之曰文昌
君也天帝命我爲宣聖察祭誠否言訖步虛而去良
久至祭官陞殿祭酒讀祝時見一道太素之氣自天
而垂貫入殿庭祭畢冉冉復上因歎古之眞人飛神

謂帝者未嘗獲睹其象惟見金光焜燿吾今乃知仲尼亦然

元

義高　王與敬　周顚眞

義高俗姓陳早得仙術元太祖召賜金幣歸遇貧者悉分與之又精兵機晉王北征命從行時方煩暑王欲試其術召令降雪義高齋沐飛符麾之皂旗雪紛紛下後賜歸端坐而化趙子昂挽詩云世祖龍飛正統天先生聲價重當年詩袍碎剪宮娥錦酒債分還御賜錢虎衛紅雲通玉笋鳳池明月送金蓮梁園一去無消息荒草寒烟思惘然

王與敬少遊湖海叅訪高眞留雷州遇元旱祈禱大應城中妖與夜聞人馬聲與敬治之頓滅朝廷宣賜至道玄應通妙法師至大二年奉旨還山護冲祐觀

周顚眞少遇西蜀異人授以隱書及壬遁返閉之秘因自號山雷子後從開元觀道士蔡術嗣靈寶法凡玄學運用悉以易變通之元統甲戌歳旱郡請禱顚眞歘運電出袖中雷雨隨至未幾有訐其左道捕之急顚眞挺身立州橋石欄側捕者不見也一日命筆書曰我從空來我卽空我向空空歸空自在

皇朝

陳鏗韶　林靖樂　黃介通

陳鏗韶二十餘喪妻遂散家資學長生術時時至鼓山絕頂默坐竟日久能辟穀其父以為病狂拘縶之見其不食復舍之遂遠遊大茅武當諸名山途遇鄉人間有識之者輒不與言數年復歸以藥囊遺母鄉士大夫或慕之迎致他館亦不與言後莫知所終母啟視囊悉乾棗葉也

林靖樂字紕素閩縣人儒道兼通有禱輒應任龍虎山宮事永樂間賜道錄司右演法任武當太岳太和山大聖南巖宮提點都督

黃介通閩縣人龍虎山崇禧觀道士儒雅兩全有詩集行世

泉州府

宋

蘇紹成　陳以文

蘇紹成德化人委業天慶觀後隱北山朱文公嘗造其廬書應靜二字贈之且銘其琴曰養君中和之正性去子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汝鉤其深

陳以文字文仲同安人清脩學道居天慶觀三十餘年守倪思雅敬之慶元間賜號守素冲虛大師

宋

建寧府

徐知常　劉夢禹　棲霞山人　衛太丞

徐知常字子中建陽人能詩善屬文尤通道儒典敎悉神仙事明其本末宣和中除蘂珠殿侍宸

劉夢禹崇安忠顯公曾孫也母未孕時夢一羽衣手捧三足香爐至其家曰以此寄汝當有嘉應後孕十二月乃生因名夢禹少而聰敏博學師事侍宸黃寓

因得清微道法主行靈寶齋醮多有異應曾於邵武九龍觀建黃籙大齋而枯井湧泉天降甘露四方從學翕然一日南浦眞氏延之建醮遇一道士相謁問其姓名云是武夷侍者逆公回山須臾不見及歸家家人亦夢其然遂沐浴坐化

棲霞山人寄跡松溪縣之棲霞道院以海門自號甚有道行且善書畵非賢士大夫不交人莫知所從來亦莫詳其名氏第稱之曰海門子後不知其所從去

衛太丞素不能醫元宵日郊行遇一老子負薪至與同坐且謂今夕揚州上元好看灯衛曰三千里何可

得老子出青布袱鋪地俾衛閉目少頃令其開視則揚州城矣鷄鳴復用青布袱坐其中復還故處一日偃華嶽眞人誕日老子入內慶賀俾衛立門首曰遇有瞽目人來此吾師也即拜之有頃三人皆瞽一目扶一老人至衛即拜老人入謂老子曰門外之人有仙骨而無仙方乃付藥方一本指教用藥治病之原歸則去家二十餘年矣鄉人莫知其能醫耘田人相與言曰衛太丞自謂能醫少試其術一人方午飯自田中走入室佯爲病者衛胗脉謂申時當死其人揶揄曰太丞誤矣我本無病跳躍復田未踰時腹痛不可救後不知所終

元

金志陽

金志陽居武夷山與匡廬道士淵隱一時號爲眞仙脩丹之士依之者成市

宋 延平府

謝祐 廖藏 上官道人 董聖者

陳善 饒松

謝祐沙白水村人移居歷山嘗從黃裳學元豐五年

從裳守泉州裳遣往建寧遇異人於水晶宮留憩三日授以金符玉册歸遂體骨不凡復師事薩眞人遂精道術元祐二年化去鄉人祀之有禱輙應紹興九年勅封顯烈尊王淳熙十六年賜額正順

廖藏將樂人周遊四方遇異人得養生訣名聞于朝宋眞宗召見賜茶話逾時藏進詩謝尋歸祀先塋辭姻舊去莫知所往

上官道人辟穀煉氣一日偈云處世紅塵五十八混世獨存今始沒時人若問吾歸處掃盡雲霞一輪月後戍兵於廣西見之

董聖者沙人學佛得其宗旨遂遯跡大部巖穴間澗飲草茹與世寰絕後入尤溪沈水堂坐化遂廟食於尤

陳善沙人世力農有田業生厭世網長乃棄家從釋子游堅持佛行有得嘗耕於里中過芒種不揷或嗤之答曰吾六月乃揷與爾同穫不晩也衆異之至五月山水暴漲秧苗蕩盡乃再揷之其時六月也又嘗傭與雲寺主僧令之糞田善舁糞上流灌而下之一里皆饒或以告僧僧責之曰獨汝田欲肥乎遂別去出寺門以鋤自削其迹曰不復來此矣遂至洋溪隔

頭庵坐化鄉人迎軀事之今此鄉之田必至六月乃插先插者亦自不長

饒松沙人不樂婚娶入山採薪遇二人奕視之忘返奕者曰可歸矣送之出自是爲人傭田識者謂其有道術也旱主家謂曰聞君素有道術能令水逆溢乎松穴地作坎引水逆上須臾溢漲每耕耨處輙有片雲覆之坐化毗山鄉民肖像祀之文丞相募兵勤王道經菴下士卒乏泉渴甚松幻一道者持壺漿犒之隨邏一軍丞相異之問所繇言姓名居止倏不見入菴覩像儼然持壺者也

皇朝

俞震齋黃天玄合傳　魏雷鳴　林道人

俞震齋沙人秘傳符籙精五雷祈禱術同時有黃天玄者住持冝福觀亦能此術洪武二十年省城大旱藩司召二人祈雨既至分東西立壇私約曰吾二人雨當有辨乃以書符硃墨二硯分投水缸中須臾雨至一壇水黑一壇水紅時有贈之詩曰三日登壇三日雨一聲號令一聲雷俞晚居其里之三官堂一日有老媼求救曰吾某山母龍坐行雨失律當午時震殛過午無害矣惟法官可改此厄俞曰能幻形小之

藏我鉢盂中乎龍如命化小蜓蜓投盂中俞以令牌覆之端坐以候須臾暴雷雨擊至數遍過午乃息俞呼龍曰可以去矣龍出仍化老媼拜謝約日有祈雨當如命効力每三年輙一來朝至今六月初有暴風疾雨由南而北必曰龍姑朝俞云

魏雷鳴沙人亦精雷霆術童子有欲爲戲與之二錢魏就童掌中作書符狀令緊握之至人傍放手轟雷一聲而散

林道人莫知姓名得仙家鍊合之術以救濟貧乏爲主有貪人求其術不得恨之告之守守怒㥯捕之林已在門矣遽召入秀眉美髯姿出格外守望見已心異之詞色稍和試之術命取水銀一大錠計重二鎰付之林因請水一器投水銀其中用木攪之少頃澄水已成好銀守命銀工就地爲爐依法燒煉果不變也乃禮而遣之而雲間董翰林玄宰來閩就詰焉曰憑學士取一物爲驗董取盌中梧子授林方茶次林便投入茶盌隨水所指立變爲銀舉座駭愕董曰梧化銀矣銀可返梧乎林接取再納茶盌食久出之故是梧子也如此者三林曰此眞銀矣五百年後不復變也因從容謂董曰某之術通天地役鬼神非其人

不援觀學士有些道分故不覺技癢但其常以陰功拯人及物須藉學士高文流傳人世董許之中夜思惟爲道人文吾能之萬一事敗則吾文誤人明日遣家豎持輕吹二端織履一輛送林林已先覺之迎謂曰乃公昨許我傳夜半生疑然遺幣致敬終不失爲長者敬拜乃公賜但曰少留貧道亦欲附壽乃公忽拾斷尾重可十二鐶取紫包裹曰途中毋發也至館發之則金色煒然宛斷尾狀董從容叩其大要曾鍊一神不委何名欲呼之用右掌食指書神姓名于左掌中指背止二字神立至矣自言讀黃庭內景别有

指歸每于靜夜密呼五臟神姓名其神自出宛若人形金長寸許行動如常衣色精彩其分明者密髮皆具是神無病如或一臟受瘕則此臟之神颯萎不振急召使入忙用工夫巡還呼出便不復爾銀梧子上有星曆類梧子呉人訪董取以拯母小餅金所拯亦多呉兒咸言神仙點金也董嘗爲人道説於其戲鴻堂

汀州府

宋

王中正　梁野　黃升　歐陽仙

曹道翁　張道成　劉氏女

王中正舊名捷長汀人咸平中遇羽士授以鉛汞黃金之術且戒曰非遇萬乘勿輕出挾其術走上饒佯狂呼吽坐流嶺南復遇羽士謂之曰姑竢他日遂逃至京師爲有司所捕供奉官張德權異之以聞上命皇城司劉承圭問狀中正面奏改今名賜對龍圖閣下具陳靈異獻所爲白金遂特授許州叅軍祥符間每遇大典禮大工役率爲金以進景靈宮成進黃金四千九百兩白金萬有二千七百四十兩前後金累鉅萬詔書褒諭累官光祿大夫簡較禮部尚書右神武衛大將軍後卒于京命內侍周懷正護喪事塑像景靈宮

梁野一名戴長汀人兵部郎中瀕之弟自號野人居天慶觀左嘗遇神授以致錢之術每欲錢縮手一振錢輒盈袖盌放曠歌酒施捨貧乏人目爲狂嘗久雨彌旬薪粒告盡母責之戴曰所須幾何母曰多多益善爾翼朝戴引薪米數十擔從外來母曰善哉兒多固好顧安所得錢乎戴曰母幸無慮振袖償值一一如數無欠無餘母方異之天慶初瀕守廬州野衣敝衣藍縷入謁瀕命沐浴更衣拂而起忽不見求之弗得

明午旅邸有告曰昨夜有道人抵宿晨起窺其室但見錢粱半壁不復見人灝遣官吏破戶見錢上有書云弟野以烟蘿侶久俟不果進薜冀珍重有少錢煩周貧乏仍遺所服敝衣異香襲人殆非人間所有灝感歎久之自是不知所往

黄升字正道長汀人能呼錢之沉没江河潰壑間者又能索口中運真氣鍊之一晝夜成白金名曰陳鍊先是蔡道人自蜀來升與厚道人亦城外五里邸中升為棺殯一日忽有自贛携蔡書來者具言在崆山相候升疑之如是者十餘書升遂往相見再拜祈請示以向時所遇地有文字筆硯在壁隙間使歸誦之忽不見歸發其殯則空棺而已即往所遇處取其書讀之自是能召役鬼神前知禍福年八十六髭髮如漆後亦尸解

歐陽仙清流人結廬豐順道院養真修煉後坐化鄉人祀之水旱迎致能動風雷隨車而雨

曹道翁不知何許人宣和間始至清流縣避近道菴初成遂居焉狀貌甚野青巾短褐終日兀坐居數年稍合藥濟病得者輒愈每入市必大醉歸有尾而伺之者但見其行趨酒家據床而酌取金於袖無餘無

欠至茶食肆亦如之不則經旬不爨或詰之曰翁無
生計百需無窘營作何狀對曰我能呼錢或求其術
曰吾所呼者皆深溝巨壑久湮之物汝若傳之必覞
人發藏禍及身矣登真觀道士丘居通慕而歸之嘗
獻金一千二百爲製衣用翁分取諸故笥果得之如
數因令居通爲之碾藥令自摩頂曰可使鬚髮不白
後居通年八十四髮無一莖白者獨鬚然其鬚或扣
之曰碾藥時未鬚也邑有賴岫者携女子來遊翁取
藥小劑令嚥之撫其首曰爾終身無病通夕無便旋
矣果如其言一日戒徒曰吾將有適瘞我菴後數日

菴隣江鏵者見翁幅巾肩傘過濟川橋江還知翁已
死發土啟棺無一物乃悟其尸解

張道成號款菴長汀人少依梁教師學黃光術得業
去遍遊以後不知所終

附

劉氏女寧化縣人父安上攀龍鄉豪也女生不茹葷
豔慧喜文九齡與羽人談道自誓不嫁及笄父母以
許石城何氏子卜吉强行淡餙就車劉氏聚族送之
甫越境忽有白鸞從天下乘之飛去莫窮所往衆異
之捌祠乘鸞之地郡以狀聞朝命賜祠爲蓬萊觀郡

守陳軒過其下題詩云白鷺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
信已遥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同引鳳凰簫

興化府

皇朝

卓晩春

卓晩春莆人生嘉靖間自號無山子亦曰上陽子人
呼爲小仙幼孤無資行丐於市八歳善筭籌指掌上
雖千萬不爽言休咎事皆奇中初不識字十四能詩
十六善草書當道聞其名召見之輙與抗禮每有得
以施人時有善衣脫郤下旁人持去不問也或邀請

之少拂其意雖華筵不往矣少時遂跣履霜着黑麻
布裙背加青紗帕子而已及長冬寒或贈之緼矣顧
雖霜夜必露宿石上或曰走浴溪澗飲水十數甌曰
漂我紫金丹也有問陽何不用九陰何不用
八而用六者曰合九與六十之有五也問天有時壞
否曰天安能壞故日者陽也日出而天地闢又曰天
亦能壞子時一陽始生自子至寅陽氣始全自寅至
午陽氣始盛自午至酉陽氣漸微自酉至亥陽氣復
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也太極者如年之十一
月也有問日之烏月之兎曰此卯酉之說也或問海

水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水之淡者餘氣耳諸譚討皆此類鮮知其解解者惟林子兆恩故小仙與林子結方外遊時莆中寇疫頻仍有問郡中事者小仙口占謂當大厄甲寅歳託言北征過江橋謂人曰我去後橋石折莆陽變矣丙辰橋石果折壬戌遂有陷城之變其先知如此後蛻化于杭州淨慈寺小仙所爲詩曰天上逍遥卓晩春桃源深處老乾坤倒騎黄鶴歸滄海脚帶青天幾片雲唐順之作小仙草書歌有曰瓌譎東海黄公符蒼古太廟姬王琭藤纏老樹千尺挂鷹攫寒厓百鳥愱之句

邵武府

宋

馮觀國

馮觀國遊方外遇異人得内丹之法自稱無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言人吉凶盡驗或有誚其醉狂者觀國以詩謝曰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酡顔叟道不相侔風馬牛紹興中端坐而逝

皇朝

張子冲

張子冲賣樵事母常曰一心無罣礙願見呂先生一

日上山判木忽有道者衣衫藍縷至其家以饑告其妻妻答云未炊惟蒸糯一斗待夫歸釀酒可食少許道罄食之妻大恨曰吾夫嗜酒吾被責矣道曰不爾累也可汲水一缸以餘粒浸盖尋拂袖歸頃之冲歸其妻告之開缸酒也冲驚曰呂先生至矣追及澗橋懇其見度道答今日無緣來年中秋可於建陽龍遊橋中相遇三人共一目爲記冲如期往見二瞽者搭眇一目人肩已過橋矣道責遲復期來年冲復往偶橋中相遇乃曰汝母今日死矣無棺可斂遂即掌中畫一屋語冲曰請視之似何所也冲荅曰似北勝寺道曰我有棺寄西廊下往取之冲遂舁到家僧儕初不知其中有棺也後冲棄妻子寄跡寺中鄉建翠雲菴居止無定處凡有錢施者第取一文云但得一錢足何憂身外身　國初縣以爲妖械檟車中送至京師開車無見惟破笠敝衣竹節冠滿檟而是

方燧郡庠生早孤事母至孝嘉靖三十三年元旦遇異人于庠之泮橋授以秘書燧歸閱之遂棄儒業一日欲爲子娶而無資其友王止庵知之拾碎金往市鎔之成錠出心一大孔相透匠賀曰某一生不能鎔兩錠公必爲喜也王躬往遺之至則晚燧曰予欲留

曰恐妨君燕晚行無伴柰何然予已遣人相送矣王出心疑之行數步見前隱隱有燈光遇友吳姓者邀之道曰候公已久公何來晏也王唯唯就席茀見呼盧擲骰靡不如意若有助者至半夜辭去而王家忽有呼門聲啟視寂然頃之王至詰其門閽僕曰適有扣門者闢之又不見王入室異香襲人乃始悟燧之遣人不虛耳建昌有游生者慕仙若渴偶夢仙導見一人儒冠道服年可七十童姿鶴髮丰神飄然囑之曰汝師也覺甚異之萬曆六年燧偶遊益藩游遇于塗即夢中所見者遂拜而師事焉時益王蹶折髀甚世子求燧治至則已知之矣授之秘術痛即止不數日愈王喜甚召之燕賜金帛不受王築壇別院待之世子朝夕執弟子禮居九年世子從壇中見紫光結聚異香滿座詣壇視得紫珠數十顆鮮明五彩進之王曰此寶也以遺燧燧館王所一十四年一日遺書游生三日後召諸友賞雪如期至果大雪酒半酣起囑衆曰予叨王祿養久無以報今辭王歸矣遂端坐逝逝之時人有見燧儒冠道服曳杖逍遙從府中出北門去

橋仙李存忠性冲和善咲寡言縫衣糊口每得食必

懷以鼎母母死寄食於兒而以母事嫂嫂很妬不相容譖兒逐之忠躄身出居昇仙橋之鵲梁下單衣敝席外無長物饑惟就飲者而止之戴長冠袖手不言郎與否但嘻笑而已市中三尺童子皆呼橋仙歷寒暑數十年其口嘿然其容莞然其體充然如一日也或日一往市或三日一往市餘惟濃睡而已時隆冬有好事者往觀其狀裸體縮足兩手互攣足忘熟臥其煖氣猶蒸人人大異之自是往市中無不予者忠亦不受惟酒則飲之一日大雪忠出有飲者見而招之飲畢去衆問曰如此盛寒君第單衣何以堪之忠咲不言衆強之曰內不足故寒即逸去衆愕然未幾而逝逝之日有人自武夷來者見于其處或又見在白潴橋云旹萬曆之二十五年

廖半仙失其姓名泰寧人家赤貧傭耕養母一日出樵採遇二老人山中食之二桃半仙不食置懷中欲以遺母老人曰速食之語未畢桃自懷中墜遂滾入石半仙逐而啖之啖僅半起視二老人忽不見自是有力善負常爲人築田埂取巨石數十人不能扛者手掇之裕如也平疇無水揷秧須雨族人謂之曰胡不取水灌田乃袖手望天乎荷鋤往將鋤柄撞入石

壁中大呼曰水來矣水來矣拔柄泉湧汩汩不絕灌
田數十頃一鄉賴之人呼為半仙

一　漳州府

宋

劉希岳　　丘元廸　　三公

劉希岳端拱中為道士居西都老子觀中遇異人得
道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逾十年人驚不老歲月
俄經一紀自覺如新一日沐浴更衣陳席而卧須臾
飛出一金蟬遂失所在

丘元廸咸平庚子為道士居本州天慶觀常遍遊名
山祈符間于龍虎山授籙得道能驅役鬼神慶曆丙
戌賜蘭袍至和甲午賜號冲元大師治平甲辰自知
卒日沐浴衣冠不疾而化

三公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兄弟三人得導引脩
煉之方又善八門遁法嘗將鄉人禦賊草木皆兵賊
遂敗後結茅節惠里山中人覓之輒黄霧四塞不知
其處里人名其山曰相山

宋　　福寧州

鄭提刑庖人

鄭提刑庖人者鄭南之庖人也南登第後赴京師携庖人往至鎮江遇故舊數人設饌飲之數客皆稱善願與同飲食南許之庖人不可曰僕能事主他不願也強之不可啗之利不從南怒遣之歸請曰遣歸甚善但恐鄉人不解得遣之故願乞一家書以行許之抵家啟所寄書乃郎當日發也家人驚訝庖人亦失所在南聞歎詫且自負平生遇仙嘗食天庖珍品必享上壽後果年九十七而終

元

周興能

周興能學道福寧水西觀後迈怡雲室學煉丹久之道成元統中別諸徒侶躡香爐上升

閩書卷之一百三十九

宦寺志

福州府　閩縣

五代

林延遇

林延遇閩王鏻之宦者也鏻初娶漢女使延遇置邸番禺掌國信漢主問以閩國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及鏻爲李倣所殺延遇聞變求歸不許素服向國哭三日

泉州府　同安縣

皇朝

張　敏

張敏字輔德邑浯州人正統己巳沙寇起敏季父益彬集里人保障鄉里有與張世仇者誣益彬入奏之朝命逮其長者戍軍其幼丁率閹割之敏與其兄慶俱在閹割中送詣京師稍長得選入　內庭敏雖幼言動舉止迥異常兒凡有謀爲出人意表憲宗在春宮　英宗擇內臣爲近侍敏與焉敏於衆中恭慎無過遇事婉諫微言　憲宗嗣位敏旦夕在左右夜具衣冠寢至子夜輒起以待有所見聞未嘗外洩凡外廷事一切不干預用是忠謹之名溢於宮禁嘗奉命操練騰驤四衛官軍兼理十九房馬政監督五軍大營未幾賜璽書總督十二團營敏持嚴而能推心體下偏裨士卒莫不懷畏憲宗前後賞賜若書籍圖畫蟒衣玉器金鞍之類不可勝數又於常廩外歲給米三十石特除其家戍軍籍五處召工爲貌喜神用玉璽識歲月敏兄弟三人同入禁掖俱見寵任兄本以御馬太監守備南京慶以司設太監鎮守浙江而諸子暉鴻臚寺卿苗太常寺卿一門緋綠輝映八閩以來未有也先是

憲宗益春秋高未子其時萬貴妃寵專後宮莫繇子
也　上一日行遇紀淑妃淑妃有身矣慮萬貴
妃妬不敢以聞第託曰病痞遂得發居安樂堂既子
且溺之敏聞之曰今　萬歲未子即不遽上聞
何至棄爲密令養之時時獻餅飴於紀淑妃哺餧
皇子而當是時　吳廢后在西宮亦保持惟謹
是爲　孝宗皇帝至成化十一年　孝宗
皇帝生安樂堂六歲矣　憲宗尚未知敏時時
密結萬貴妃太監段英乘間言之顧未有會一日敏
在　上傍爲　上櫛　上照鑑歎曰
冉冉矣而未子敏伏地曰死罪　萬歲有子也
　上叱曰安得有敏伏地叩頭言狀　上
喜曰出示我　孝宗胎髮未剪也召至前髮披
地走入　上懷牽　上衣遊戲捋
上鬚　憲宗顧示曰我子也遂出示羣臣羣臣
大喜於是　上徙居紀淑妃永壽宮而
孝宗得立　皇太子成化乙巳歲敏被疾
上累遣太醫院官彤視竟不起訃聞悼惜賜銀幣爲
殯斂具遣司設御馬二監治喪事復賜寶鈔二萬貫
祭一壇戸部給齋糧麻布工部造墳特賜冠帽牙牌

玉帶殉葬　孝宗即位追賜敏璽書官其家人
而苗累官南京通政使列於大九卿矣其諸子亦至
錦衣衛指揮同知官衛事而暉亦以慶蔭官光祿寺
少卿食三品俸賜敏塋地通州三百畝守卒二十人
其後有錦衣千戶張鵬張臻百戶張宏恩澤之盛大
璫所少而苗子定登進士或敏之永也萬貴妃恨之
吞金而亡

延平府南平縣

皇朝

蕭敬

蕭敬南平人正統初以長隨侍殿時　英宗勞
賚近臣金鏹塡集敬執簿筭無差　英宗察敬
心計潛倚任之一日閱射命敬敬三發三中陞太監
僉書監事奉使荊襄所過以清約聞　憲宗朝
用內官監督倉會計明允宿蠹搜剔殆盡　孝
宗朝入掌司禮公愼未嘗洩私燕閒賜問時有規諫
　孝宗大漸與閣臣劉健等同承顧命
武宗即位嬖劉瑾等八人時時內廷娛戲敬諫曰梓
宮在殯鐘鼓之聲日外聞外謂　天子何
　武宗不然也時外廷知　上有所辟狎顧不

知八人姓名他日劉健特進講敬書八人名使小豎持投之曰公胡不諫健講畢上內豎所投書上怒問主名健無以對八人者曰必蕭敬也因共譖之然卒不行楊一清爲相敬時以　上命至閣中政事有失一清求敬附奏故時抗語侵敬敬不爲動　世宗卽位年八十餘尚侍左右進止無所踰越年九十一卒敬遍觀典籍能詩好草書歷事六朝謙勤儉約如一日正德中見諸近倖田園第宅半京師輒歎曰豈吾輩福哉有侄孫二人韶歆俱進士

何子曰唐書宦官楊思勗羅州石城人田令孜蜀人也而宋陳石堂普皆以爲福州人七閩轉海郎洙泗僅有令孜與思勗令人不忍讀史書不勝林螯溪山辱此石堂詠閩中詩也按唐時諸道進私白閩中爲盛坐是閩多閹杜宣猷來爲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時謂宣猷爲勅賜墓戸然則思勗令孜大抵然矣私白者閹兒也

贊曰閩在海濱而有宦閹林侍覇國戒口如鉗蕭事
五朝壽永嵫崦志除宵小施石與鐮謀用不遂
恪守勤謙銀同有張掖庭嗛嗛劬勞保　聖爰
啓龍潛䟽彼北土貂鐺炎炎孰與斯人善勞孔兼

昌平坂學問所

寛政戊午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